

古  
逸  
丛  
书





寶勝院

楚辭辯證上

余既集王洪騷注顧其訓故文義之外猶有不可不知者然慮文字之太繁覽者或沒溺而失其要也別記于後以備參考慶元己未三月戊辰

目錄

洪氏目錄九歌下注云一本此下皆有傳字晁氏本則自九辯以下乃有之呂伯恭讀詩記引鄭氏詩譜曰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爲正經孔穎達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按楚辭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考之則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民勞以下

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非正經者謂之傳善矣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然則呂氏寔据晁本而言但洪晁二本今亦未見其的据更當博考之耳洪氏又云今本九辯第八而釋文以爲第二蓋釋文乃依古本而後人始以作者先後次叙之然不言其何時何人也今按天聖十年陳說之序以爲舊本篇第混并首尾差互乃考其人之先後重定其篇然則今本說之所定也歟

七諫九懷九歎九思雖爲騷體然其詞氣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強爲呻吟者就其中諫歎猶或粗有可觀兩王則卑已甚矣故雖幸附書尾而

人莫之讀今亦不復以累篇表也賈傳之詞於西  
京爲最高且惜誓已著于篇而二賦尤精乃不見  
取亦不可曉故今并錄以附焉若揚雄則尤刻意  
於楚學者其反騷實乃屈子之罪人也洪氏譏  
之當矣舊錄旣不之取今亦不欲特收姑別定爲  
一篇使居八卷之外而并著洪說於其後蓋古今  
同異之說皆聚於此亦得因以明之庶幾紛紛或  
小定云

離騷經

王逸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似以爲同列  
之大夫姓上官而名靳尚者洪氏曰史記云上官



大夫與之同列又云用事臣靳尚則是兩人明甚  
逸以騷名家者不應繆誤如此然詞不別白亦足  
以誤後人矣

離騷經之所以名王逸以爲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  
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  
此說非是史遷班固顏師古之說得之矣

秦誑楚絕齊交是惠王時事又誘楚會武關是昭王  
時事王逸誤以爲一事洪氏正之爲是

王逸曰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  
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  
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

雲霓以爲小人今按逸此言有得有失其言配忠  
貞比讒佞靈脩美人者得之蓋即詩所謂比也若  
虞妃逸女則便是美人虬龍鸞鳳則亦善鳥之類  
耳不當別出一條更立他義也飄風雲霓亦非小  
人之比逸說皆誤其辯當詳說於後云

王逸曰楚武王子瑕受屈以爲客卿客卿戰國時官  
爲他國之人遊宦者設春秋初年未有此事亦無  
此官况瑕又本國之王子乎

蔡邕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共之至秦乃獨以爲尊稱  
後遂因之補註有此亦覽者所當知也

王逸以太歲在寅曰攝提格遂以爲屈子生於寅年

寅月寅日得陰陽之正中補註因之為說援据甚  
廣以今考之月日雖寅而歲則未必寅也蓋攝提  
自是星名即劉向所言攝提失方孟陬無紀而注  
謂攝提之星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其曰攝提  
貞于孟陬乃謂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大歲在  
寅之名也必為歲名則其下少一格字而貞于二  
字亦為衍文矣故今正之

星與斗柄相直恒指中氣

劉向本引用古語見大戴禮注云攝提左右六

惟庚寅吾以降豈維紉夫蕙蒞夫唯捷徑以窘步据  
字書惟从心者思也維從系者繫也皆語辭也唯  
从口者專詞也應詞也三字不同用各有當然古



書多通用之此亦然也後放此

凡說詩者固當句爲之釋然亦但能見其句中之訓  
故字義而已至於一章之內上下相承首尾相應  
之大指自當通全章而論之乃得其意今王逸爲  
騷解乃於上半句下便入訓詁而下半句下又通  
上半句文義而再釋之則其重複而繁碎甚矣補  
注旣不能正又因其誤今並刪去而放詩傳之例  
一以全章爲斷先釋字義然後通解章內之意云  
古音能孛代叶又乃代蓋於篇首發此一端以見篇  
內凡韻皆叶非謂獨此字爲然而他韻皆不必恊  
也故洪本載歐陽公蘇子容孫莘老本於多艱文

替下注徐鉉云古之字音多與今異如阜亦音香  
乃亦音仍他皆放此蓋古今失傳不可詳究如艱  
與替之類亦應叶但失其傳耳夫騷韻於俗音不  
叶者多而三家之本獨於此字立說則是他字皆  
可類推而獨此爲未合也黃長睿乃謂或韻或否  
爲楚聲其考之亦不詳矣近世吳棫才老始究其  
說作補音補韻援据根原甚精且博而余故友黃  
子厚及古田蔣全甫祖其遺說亦各有所論著今  
皆已附于注矣讀者詳之

蘭蕙名物補注所引本草言之甚詳已得之矣復引  
劉次莊云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黃在秋則紫而

春黃不若秋紫之芬馥又引黃魯直云一榦一花  
而香有餘者蘭一榦數花而香不足者蕙則又疑  
其不同而不能決其是非也今按本草所言之蘭  
雖未之識然亦云似澤蘭則今處處有之可推其  
類以得之矣蕙則自爲零陵香而尤不難識其與  
人家所種葉類茅而花有兩種如黃說者皆不相  
似劉說則又詞不分明未知其所指者果何物也  
大抵古之所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而燥濕不變  
故可刈而爲佩若今之所謂蘭蕙則其花雖香而  
葉乃無氣其香雖美而質弱易萎皆非可刈而佩  
者也其非古人所指甚明但不知自何時而誤耳



美人說并見靈脩條下

藥一作乘駝一作馳憑一作憑又作馮草一作艸又  
作卉予一作余蒞一作蒞此類錯舉一二以見之  
不能盡出也

三后若果如舊說不應其下方言堯舜疑謂三皇或  
少昊顓頊高辛也

荃以喻君疑當時之俗或以香草更相稱謂之詞非  
君臣之君也此又借以寄意於君非直以小草喻  
至尊也舊注云人君被服芬香故以名之尤為謬  
說

蹇難於言也蹇難於行也

洪注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  
不舎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令人或音捨者非是

九天之說已見天問注以中央八方言之誤矣

離騷以靈脩美人目君蓋託爲男女之辭而寓意於  
君非以是直指而名之也靈脩言其秀慧而脩飾  
以婦悅夫之名也美人直謂美好之人以男悅女  
之號也今王逸輩乃直以指君而又訓靈脩爲神  
明遠見釋美人爲服飾美好失之遠矣

索與妬叶即索音素洪氏曰書序八索徐氏有素音  
非世俗之所服洪氏曰李善本以世爲時爲代以民  
爲人皆以避唐諱爾今當正之

彭咸洪引顏師古以爲殷之介士不得其志而投江以死與王逸異然二說皆不知其所据也

詠音卓則當从豕又許穢反則當从喙耳

洪氏曰循規矩而改錯者反常而妄作背繩墨以追曲者枉道以從時論揚雄作反離騷言恐重華之不纍與而曰余恐重華與沈江而死不與投閣而生也又釋懷沙曰知死之不可讓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其言偉然可立懦夫之氣此所以忤檜相而卒貶死也可悲也哉近歲以來風俗頹壞士大夫間遂不復聞有道此等語者此又深可畏云



舊注以攘詬爲除去恥辱誅讒佞之人非也彼方遭  
時用事而吾以罪戾廢逐苟得免於後咎餘責則  
已幸矣又何彼之能除哉爲此說者雖若不識事  
勢然其志亦深可憐云

延伫將反洪以同姓之義言之亦非文意王逸行迷  
之義亦然

補註引水經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來歸喻之令  
自寬全鄉人因名其地曰姊歸後以爲縣縣北有  
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媺廟擣衣石尚存今存於  
此

騷經女媺之嬋媛湘君女媺媛兮爲余太息哀郢心

嬋媛而傷懷

二處王注皆悲回風忽傾寤以嬋媛

王注云心竟自傷又痛側也

詳此二字蓋顧戀留連之意王注

意近而語踈也

補註曰女類詈原之意蓋欲其為甯武之愚而不欲

其為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為上官靳尚以徇懷

王之意也而說者謂其詈原不與衆合以承君意

誤矣此說甚善

九辯不見於經傳不可考而九歌著於虞書周禮左

氏春秋其為舜禹之樂無疑至屈子為騷經乃有

啓九辯九歌之說則其為誤亦無疑王逸雖不見

古文尚書然據左氏為說則不誤矣顧以不敢斥

屈子之非遂以啓脩禹樂爲解則又誤也至洪氏  
爲補注正當据經傳以破二誤而不唯不能顧乃  
反引山海經三嬪之說以爲證則又大爲妖妄而  
其誤益以甚矣然爲山海經者本据此書而傳會  
之其於此條蓋又得其誤本若它謬妄之可驗者  
亦非一而古今諸儒皆不之覺反謂屈原多用其  
語尤爲可笑今當於天問言之此未暇論也五臣  
以啓爲開其說尤謬王逸於下文又謂太康不用  
啓樂自作淫聲今詳本文亦初無此意若謂啓有  
此樂而太康樂之太過則差近之然經傳所無則  
自不必論也



循脩唐人所寫多相混故思立賦注引脩繩墨而解  
作遵字即循字之義也

覽民德焉錯輔但謂求有德者而置其輔相之力使  
之王天下耳注謂置以爲君又生賢佐以輔之恐  
不應如此重複之甚也

此篇所言陳詞於舜及上欵帝閤歷訪神妃及所鸞  
鳳飛騰鳩鳩爲媒等語其大意所比固皆有謂至  
於經涉山川驅役百神下至飄風雲霓之屬則亦  
汎爲寓言而未必有所擬倫矣二注類皆曲爲之  
說反害文義至於縣圃閭風扶桑若木之類亦非  
實事不足考信今皆略存梗概不復盡載而詳說

也

王逸以靈瑣爲楚王省閣非文義也

注以羲和爲日御補注又引山海經云東南海外有  
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  
甘洲注云羲和始生日月者也故堯因立羲和之  
官以掌天地四時此等虛誕之說其始止因堯典  
出日納日之文口耳相傳失其本指而好怪之人  
恥其謬誤遂乃增飾傳會必欲使之與經爲一而  
後已其言無理本不足以欺人而古今文士相承  
引用莫有覺其妄者爲此注者乃不信經而引以  
爲說蔽惑至此甚可歎也

望舒飛廉鸞鳳雷師飄風雲霓但言神靈爲之擁護  
服役以見其仗衛威儀之盛耳初無善惡之分也  
舊注曲爲之說以月爲清白之臣風爲號令之象  
鸞鳳爲明智之士而雷師獨以震驚百里之故使  
爲諸侯皆無義理至以飄風雲霓爲小人則夫卷  
阿之言飄風自南孟子之言民望湯武如雲霓者  
皆爲小人之象也耶

王逸又以飄風雲霓之來迎己蓋欲己與之同既不  
許之遂使闡見拒而不得見帝此爲穿鑿之甚不  
知何所据而生此也

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讀作入聲司馬溫公云約賦



但取聲律便美非寬不可讀爲平聲也故今定離騷雲寬爲平聲九章遠遊爲入聲蓋各從其聲之便也

王逸說往觀四荒處已云欲求賢君蓋得屈原之意矣至上下求索處又謂欲求賢人與已同志不知何所据而異其說也

舊注以高上無女下女可詒皆賢臣之譬非是下女說詳見於九歌可考也

溘字補注兩處皆已解爲奄忽之義至此遊春宮處乃云無奄忽之義不知何故自爲矛盾至此

處妃一作宓妃說文處房六反虎行貌宓美畢反安

也集韻云處與伏同處犧氏亦姓也宓與密同亦  
姓俗作密非是補注引顏之推說云宓字本从虎  
處子賤即伏犧之後而其碑文說濟南伏生又子  
賤之後是知古字伏處通用而俗書作宓或復加  
山而并轉爲密音耳此非大義所繫今亦姑存其  
說以備參考

王逸以處妃喻隱士既非文義又以蹇脩爲伏犧氏  
之臣亦不知其何據也又謂隱者不肯仕不可與  
共事君亦爲衍說

孟子不理於口漢書無俚之至說者皆訓爲賴則理  
固有賴音矣

爾雅說四極恐未必然邠國近在秦隴非絕遠之地也

舊說有娥國在不周之比恐其不應絕遠如此又言求佚女爲求忠賢與共事君亦非是

鳩及雄鳩其取喻爲有意具文可見註於他說亦欲援此爲例則鑿矣補注又引淮南說運日知晏則鳩乃小人之有智者故雖能爲讒賊而屈原亦因其才而使之是以屈原爲真嘗使鳩媒簡狄而爲所賣也其固滯乃如此甚可笑也

鳳皇旣受詒舊以爲旣受我之禮而將行者誤矣審爾則高辛何由而先我哉正爲已用鳩鳩而彼使



鳳皇其勢不敵故恐其先得之耳又或謂以高辛  
喻諸國之賢君亦非文勢

留二姚亦求君之意舊說以爲博求衆賢非是  
或問終古之義曰開闢之初今之所始也宇宙之末  
古之所終也考工記曰輪已庠則於馬終古登阼  
也注曰終古常也正謂常如登阼無有已時猶釋  
氏之言盡未來際也

兩美必合此亦託於男女而言之注直以君臣爲說  
則得其意而失其辭也下章孰求美而釋女亦然  
至說豈惟是其有女而曰豈唯楚有忠臣則失之  
遠矣其以芳草爲賢君則又有時而得之大率前

人讀書不先尋其綱領故一出一入得失不常類  
多如此幽昧眩曜二語乃原自念之辭以爲荅靈  
氛者亦非是

楚人以重午插艾於要豈其故俗耶

補注以爲靈氛之占勸屈原以遠去在異姓則可在  
原則不可故以爲疑而欲再決之巫咸也考上文  
但謂舉世昏亂無適而可故不能無疑於氛之言  
耳同姓之說上文初無來歷不知洪何所據而言  
此亦求之太過也

皇即謂百神不必言天使也

陞降上下謂上君下臣者亦繆說

傳說太公舜戚皆巫咸語補注以爲原語非也

鷓鴣顏師古以爲子規一名杜鵑服虔陸佃以爲鷓

一名伯勞未知孰是然子規以三月鳴乃衆芳極

盛之時鷓以七月鳴則陰氣至而衆芳歇矣又鷓

鷓音亦相近疑服陸二說是

莫好脩之害二注或謂上不好用忠直或謂下不好

自脩皆非是

此辭之例以香草比君子王逸之言是矣然屈子以

世亂俗衰人多變節故自前章蘭芷不芳之後乃

更歎其化爲惡物至於此章遂深責椒蘭之不可

恃以爲誅首而揭車江離亦以次而書罪焉蓋其



所感益以深矣初非以爲實有是人而以椒蘭爲  
名字者也而史遷作屈原傳乃有令尹子蘭之說  
班氏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旣因此章之  
語而失之使此詞首尾橫斷意思不活王逸因之  
又訛以爲司馬子蘭大夫子椒而不復記其香草  
臭物之論流誤千載遂無一人覺其非者甚可歎  
也使其果然則又當有子車子離子椒之儔蓋不  
知其幾人矣

化與離協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  
則離可爲力加反又傳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  
化之使民宜之則化可爲胡圭反服賦庚子曰斜

遷史以斜爲施此韻亦可考

王逸以求女爲求同志已失本指而五臣又讀女爲汝則并其音而失之也

卒章瓊枝之屬皆寓言耳注家曲爲比類非也

博雅曰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後漢書注云崑崙山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昆侖之體故名之二書之語似得其實水經又言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則恐不能若是之遠當更考之

待與期叶易小象待有與之叶者即其例也

九歌

楚俗祠祭之歌今不可得而聞矣然計其間或以陰  
巫下陽神或以陽巫接陰鬼則其辭之褻慢淫荒  
當有不可道者故屈原因而文之以寄吾區區忠  
君愛國之意比其類則宜為三頌之屬而論其辭  
則反為國風再變之鄭衛矣及徐而深味其意則  
雖不得於君而愛慕無已之心於此為尤切是以  
君子猶有取焉蓋以君臣之義而言則其全篇皆  
以事神為比不雜他意以事神之意而言則其篇  
內又或自為賦為比為興而各有當也然後之讀  
者昧於全體之為比故其踈者以他求而不似其



密者又直致而太迫又其甚則并其篇中文義之  
曲折而失之皆無復當日吟咏情性之本旨蓋諸  
篇之失此爲尤甚今不得而不正也又篇名九歌  
而實十有一章蓋不可曉舊以九爲陽數者尤爲  
衍說或疑猶有虞夏九歌之遺聲亦不可考今姑  
闕之以俟知者然非義之所急也

璆鏘鳴兮琳琅注引禹貢釋璆琳琅皆爲玉名恐其  
立語不應如此之重複故今獨以孔子世家環佩  
玉聲璆然爲證庶幾得其本意

舊說以靈爲巫而不知其本以神之所降而得名蓋  
靈者神也非巫也若但巫也則此云姣服義猶何

通至於下章則所謂既留者又何患其不留也耶  
漢樂歌云神安留亦指巫而言耳

若英若即如也猶詩言美如英耳注以若爲杜若則  
不成文理矣

帝服注爲五方之帝亦未有以見其必然

焱說文從三犬而釋爲群犬走貌然大人賊有焱風  
涌而雲浮者其字從三火蓋別一字也此類皆當  
從三火

東皇太一舊說以爲原意謂人盡心以事神則神惠  
以福今竭忠以事君而君不見信故爲此以自傷  
補注又謂此言人臣陳德義禮樂以事上則上無

憂患雲中君舊說以爲事神已訖復念懷王不明而太息憂勞補注又謂以雲神喻君德而懷王不能故心以爲憂皆外增贅說以害全篇之大指曲生碎義以亂本文之正意且其目君不亦太迫矣乎

吾乘桂舟吾蓋爲祭者之詞舊注直以爲屈原則太迫補注又謂言湘君容色之美以喻賢臣則又失其章指矣

女嬋媛舊注以爲女類似無關涉但與騷經用字偶同耳以思君爲直指懷王則太迫又不知其寄意於湘君則使此一篇之意皆無所歸宿也



心異媒勞王注以爲與君心不同則太迫而失題意  
補注又因輕絕而謂同姓無可絕之義則尤乖於  
文義也

石瀨飛龍一章說者尤多舛謬其曰他人交不忠則  
相怨我則雖不見信而不以怨人補注又云臣忠  
於君君宜見信而反告我以不問此原陳已志於  
湘君也不知前人如何讀書而於其文義之曉然  
者乃直乖戾如此全無來歷關涉也其曰君初與  
我期共爲治而後以讒言見弃此乃得其本意而  
亦失其詞命之曲折也

湘君一篇情意曲折最爲詳盡而爲說者之謬爲尤

多以致全然不見其語意之脉絡次第至其卒章猶以遺玦捐袂爲求賢而采杜若爲好賢之無已皆無復有文理也

佳人召予正指湘夫人而言而五臣謂若有君命則亦將然補注以佳人爲賢人同志者如此則此篇何以名爲湘夫人乎

九歌諸篇賓主彼我之辭最爲難辨舊說往往亂之故文意多不屬今頗已正之矣

何壽夭兮在予舊說人之壽夭皆其自取何在於我已失文意或又以爲喻人主當制生殺之柄尤無意謂

王逸以離居爲隱士補注又以此爲屈原訴神之辭  
皆失本指

王逸以乘龍冲天而愈思愁人爲抗志高遠而猶有  
所不樂全失文義補注謂喻君舍己而不顧意則  
是而語太迫也

夫人兮自有美子衆說皆未論辭之本指得失如何  
但於其說中已自不成文理不知何故如此讀書  
也

咸池或如字下隔句與來字力之反叶

東君之吾舊說誤以爲日故有息馬懸車之說疑所  
引淮南子反因此而生也至於低回而顧懷則其



義有不通矣又必強爲之說以爲思其故居夫日  
之運行初無停息豈有故居之可思哉此旣明爲  
謬說而推言之者又以爲譏人君之迷而不復也  
則其穿鑿愈甚矣又解聲色娛人爲言君有明德  
百姓皆注其耳目亦衍說且必若此則其下文緇  
瑟交鼓之云者又誰爲主而見其來之蔽日耶  
聲色娛人觀者忘歸正爲主祭迎日之人低回顧懷  
而見其下方所陳之樂聲色之盛如此耳緇瑟交  
鼓靈保賢姁即其事也或疑但爲日出之時聲光  
可愛如朱丞相秀水錄所載登州見日初出時海  
波皆赤洶洶有聲者亦恐未必然也蓋審若此則

當言其燁赫震動之可畏不得以娛人爲言矣聊  
記其說以廣異聞

北斗字舊音斗爲主以詩考之行葦主醺斗者爲韻  
卷阿厚主爲韻此類甚多但不知此非叶韻而舊  
音特出此字其說果何爲耳

舊說河伯位視大夫屈原以官相友故得汝之其鑿  
如此又云河伯之居沈沒水中喻賢人之不得其  
所也夫謂之河伯則居於水中固其所矣而以爲  
失其所則不知使之居於何處乃爲得其所耶此  
於上下文義皆無所當真衍說也

堂宮中或云當並叶堂韻宮字已見雲中君中字今

閩音正爲當字

山鬼一篇謬說最多不可勝辯而以公子爲公子椒者尤可笑也

終不見天嘗見有讀天字屬下句者問之則曰韓詩天路幽險難追攀語蓋祖此審爾則韓子亦誤矣或問魂魄之義曰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噓吸出入者氣也耳目之精明爲魄氣則魂之謂也淮南子曰天氣爲魂地氣爲魄高誘注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此數說者其於魂魄之義詳矣蓋嘗推之物生始化云者謂受形



之初精血之聚其間有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  
陽曰魂者既生此魄便有暖氣其間有神者名之  
曰魂也二者既合然後有物易所謂精氣爲物者  
是也及其散也則魂遊而爲神魄降而爲鬼矣說  
者乃不考此而但据左疏之言其以神靈分陰陽  
者雖若有理但以嘘吸之動者爲魄則失之矣其  
言附形之靈附氣之神似亦近是但其下文所分  
又不免於有差其謂魄識少而魂識多亦非也但  
有運用畜藏之異耳

雄與凌叶今閩人有謂雄爲形者正古之遺声也



楚辭辯證下

天問

隅隈之數注引淮南子言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  
九隅此其無稽亦甚矣哉

論衡云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如此則天地之間狹  
亦甚矣此王充之陋也

顧菟在腹此言兔在月中則顧菟但爲兔之名號耳  
而上官桀曰逐麋之犬當顧菟耶則顧當爲瞻顧  
之義而非兔名又莊辛曰見菟而顧犬亦因菟用  
顧字而其取義又異蓋不可曉且兔與菟同是一  
字見於說文而其形聲皆異又不知其自何時始



別異之也

補注引山海經言魃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殛之羽郊詳其文意所謂帝者似指上帝蓋上帝欲息此壤不欲使人干之故魃竊之而帝怒也後來柳子厚蘇子瞻皆用此說其意甚明又祝融顯帝之後死而爲神蓋言上帝使其神誅魃也若堯舜時則無此人久矣此山海經之妄也後禹事中也又引淮南子言禹以息壤實洪水土不減耗掘之益多其言又與前事自相抵牾若是壤也果帝所息則父竊之而殛死子掘之而成功何帝之喜怒不常乃如是耶此又淮南子之妄也大氏古今

說天問者皆本此二書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書  
本皆緣解此問而作而此問之言特戰國時俚俗  
相傳之語如今世俗僧伽降無之祈許遜斬蛟蜃  
精之類本無稽據而好事者遂假託撰造以實之  
明理之士皆可以一笑而揮之政不必深與辯也  
補注引淮南說增城高一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  
尺六寸尤爲可笑豈有度萬里之遠而能計其跬  
步尺寸之餘者乎此蓋欲覽者以爲己所親見而  
曾實計之而不知適所以章其譎而且謬也柳對  
本意似有意於破諸妄說而於此章反以西王母  
者實之又何惑耶

補注引淮南子說崑崙虛旁有四百四十門而其西北隅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皆是注解此書之語予之所疑又可驗其必然矣

雄虺九首倏忽焉在此一事耳其詞本與招魂相表裏王注得之但失不引招魂爲證耳而柳子不深考乃引莊子南北二帝之名以破其說則既失其本指而又使雄虺一句爲無所問其失愈遠矣補注雖知柳說之非然亦不引招魂以訂其文義之缺乃直以莊周寓言不足信者詆之周之寓言誠不足信然豈不猶愈於康回燭龍之屬乃信彼而疑此何哉一語之微無所關於義理而說者至三



失之而況其有深於是者耶

雄虺倏忽或云今嶺南有異蛇能一日行數百里以  
逐人者即此物但不見說有九首耳

補注說今湖州武康縣東有防風山山東二百步有  
禺山防風廟在封禺二山之間洪君晚居雪川當  
得其實

巴蛇事下注中食鹿出骨事似若迂誕然予嘗見山  
中人說大蛇能吞人家所伏雞卵而登木自絞以  
出其殼者人甚苦之因爲木卵著藪中蛇不知而  
吞之遂絞而裂云

羿焉彊日烏焉解羽洪引歸藏云羿彊十日補注引

山海經注曰天有十日日之數十也然一日方至  
一日方出雖有十日自使以次迭出而今俱見乃  
爲妖恠故羿仰天控弦而九日潛退耳按此十日  
本是自甲至癸耳而傳者誤以爲十日並出之說  
注者旣知其誤又爲此說以彌縫之而其誕益彰  
然世人猶或信之亦可恠也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蠻王逸以益失位爲離蠻固非  
文義補以有扈不服爲離蠻文義粗通然亦未安  
或恐當時傳聞別有事實也史記燕人說禹崩益  
行天子事而啓率其徒攻益奪之汲冢書至云益  
爲啓所殺是則豈不敢謂益旣失位而復有陰謀

爲啓之巖啓能憂之而遂殺益爲能達其拘乎然  
此事要當質以孟子之言齊東鄙論不足信也  
啓棘賓商四字本是啓夢賓天而世傳兩本彼此互  
有得失遂致紛紜不復可曉蓋作山海經者所見  
之本夢天二字不誤獨以賓嬪相似遂誤以賓爲  
嬪而造爲啓上三嬪于天之說以實其謬王逸所  
傳之本賓字幸得不誤乃以篆文夢天二字中間  
壞滅獨存四外有似棘商遂誤以夢爲棘以天爲  
商而於注中又以列陳宮商爲說洪則旣引三嬪  
以注騷經而於此篇反据王本而解爲急於賓禮  
商契以今考之凡此三家均爲穿鑿而以事理言



之則山海之恠妄爲尤甚以文義言之則王注之  
訓詁爲尤踈洪則兼承二誤而又兩失之且謂屈  
原多用山海經語而不知山海實因此書而作三  
嬪又本此句一字之誤其爲純漏又益甚矣獨柳  
子質嬪之對以覺山海之謬然亦不能深察而明  
著之是以其義雖正而亦不能以自伸也大氏古  
書之誤類多如此讀者若能虛心靜慮徐以求之  
則邂逅之間或當偶得其實顧乃安於苟且狃於  
穿鑿牽於援据僅得一說而遽執之便以爲是以  
故不能得其本真而已誤之中或復生誤此邢子  
才所以獨有日思誤書之適又有思之若不能得

則便不勞讀書之對雖若出於戲劇然實天下之  
名言也

勤子屠母舊注引帝王世紀言禹福剝母背而生補  
又引干寶言黃初五年汝南民妻生男從右脇下  
小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母子無恙以爲證此事有  
無固未可定然上句言啓事而未有所問則此句  
不應反說禹初生時事矣故疑當爲啓母化石事  
也

該秉李德王逸以爲湯能秉契之末德而厥父契善  
之以契爲湯父固謬柳又以爲即左傳所云少皞  
氏之子該爲尊收者亦與有扈事不相關唯洪氏

以爲啓者近之疑該即啓字轉寫之誤也但終弊  
于有扈牧夫牛羊乃似謂啓爲有扈所弊而牧夫  
牛羊者不知又何說也下章又云有扈牧豎亦不  
可曉豈以少康嘗爲牧正而誤邪大率此篇所問  
有扈弄浞事或相混并蓋其傳聞之誤當闕之耳  
到擊紂躬叔旦不嘉王逸云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  
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于王舟羣臣  
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未詳所據

齊桓九會九本糾字借作九耳左傳展禽犒師之言  
正作糾字糾合宗族亦此義也唯莊子九雜天下  
之川作九則亦古字通用而非九數之驗也諸儒



通計九會之數不合遂有裳衣兵車之辨蓋鑿說也然此辭亦作九會則其誤也久矣如公羊穀梁故是戰國時人也

余始讀詩得吳氏補音見其疑於毅武三章嚴遵之韻亦不能曉及讀此篇見其以嚴叶亡乃得其例余於吳氏書多所刊補皆此類今見詩集傳

### 九章

屈子初放猶未嘗有奮然自絕之意故九歌天問遠游卜居以及此卷惜誦涉江哀郢諸篇皆無一語以及自沈之事而其詞氣雍容整暇尚無以異於平日若九歌則含意悽惋戀嫪低徊所以自媚於

其君者尤爲深厚騷經漁父懷沙雖有彭咸江魚  
死不可讓之說然猶未有決然之計也是以其詞  
雖切而猶未失其常度抽思以下死期漸迫至惜  
往日悲回風則其身已臨沅湘之淵而命在畧刻  
矣顧恐小人蔽君之罪闇而不章不得以爲後世  
深切著明之戒故忍死以畢其詞焉計其出於瞽  
亂煩惑之際而其傾輸罄竭又不欲使吾長逝之  
後冥漠之中曾次介然有毫髮之不盡則固宜有  
不暇擇其辭之精粗而悉吐之者矣故原之作其  
志之切而詞之哀蓋未有甚於此數篇者讀者其  
深味之真可爲慟哭而流涕也

惜誦首章非字誤爲作字使兩章文意不明中間善  
惡字誤爲中情使一章音韻不叶今已正之讀者  
可以無疑矣

涉江舊說取譬之詳皆衍說也

哀郢楚文王自丹陽徙江陵謂之郢後九世平王城  
之又後十世爲秦所拔而楚徙東郢

抽思何獨樂斯之蹇蹇兮願蓀美之可完文理甚明  
而王逸解獨樂爲毒藥補注又引瞑眩之語以實  
之必欲如此強爲之說豈不可通但別本如此文  
自分明不必強穿鑿耳然今本皆出王逸不知別  
本又何自而得此本語也



孰不實而有獲詳上文實當作殖然自王逸已解作  
空穗則其誤久矣獲一作獲亦非也

懷沙改叶音已按鄭注儀禮釋用已日爲自變改作  
二字音義固相近也

懷質抱情獨無匹兮諸本皆同史記亦然而王逸訓  
匹爲雙補注云俗字作疋則其來久矣但下句云  
伯樂既沒驥焉程兮於韻不叶故嘗疑之而以上  
下文意及上篇并日夜而無正者證之知匹當作  
正乃與下句音義皆叶然猶未敢必其然也及讀  
哀時命之篇則其詞有曰懷瑤象而握瓊兮願陳  
列而無正正與此句相似其上下句又皆以榮逞

成生爲韻又與此同然後斷然知其當改而無疑也

惜往日受命詔以昭時時一作詩說者便引國語楚教太子以詩爲說殊無意謂

介子立枯事補注以左傳爲据而不之信然此詞明言立枯又云縞素而哭莊子亦有抱木之說固未可以一說而盡疑之也

悲回風施黃棘之枉策補注据史記楚懷王二十五  
年入與秦盟于黃棘其後爲秦所欺卒以客死今  
頃襄王又信任姦回將亡其國故言已之所以假  
延日月無以自處者以其君欲復施黃棘之枉策

也其說雖有事證然與此文理絕不相入不若舊說之爲安也

遠遊

客有語余者曰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以良粥寤而求之即得傳說遂以爲相若使夢賚之夕應時即生則自緼緜之間以及強立之歲亦須二三十年始堪任用王者政令所出日有萬幾豈容數十年之間不發一語又虛相位以待乳下之嬰兒乎今書之言如此則是高宗旣得此夢即時搜訪便得其人而已堪作相以代王言矣明是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爲成人無少長之漸也余聞其言心竊



怪之而不敢答今讀此書洪注所引莊子音義已有傳說生無父母之說乃知古人之慮已有及此者矣洪氏引之而無他說則豈亦以是爲不易之論而無所疑也耶然則余之昧陋而見事獨遲爲可笑已

屈子載營魄之言本於老氏而揚雄又因其語以明月之盈闕其所指之事雖殊而其立文之意則一顧爲二書之解者皆不能通其說故今合而論之庶乎其足以相明也蓋以車承人謂之載古今世俗之通言也以人登車亦謂之載則古文史類多有之如漢紀云劉章從謁者與載韓集云婦人以

孺子載蓋皆此意而今三子之言其字義亦如此也但老子屈子以人之精神言之則其所謂營者字與熒同而爲晶明光炯之意其所謂魄則亦若余之所論於九歌者耳揚子以日月之光明論之則固以月之體質爲魄而日之光耀爲魂也以人之精神言者其意蓋以魂陽動而魄陰靜魂火二而魄水一故曰載營魄抱一能勿離乎言以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迫水以二守一而不相離如人登車而常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訣也屈子之言雖不致詳然以其所謂無滑而魂虛以待之之語推之

則其意當亦出此無疑矣其以日月言者則謂日  
以其光加於月魄而爲之明如人登車而載於其  
上也故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旣望則終魄于東  
其朔於日乎言月之方生則以日之光加被於魄  
之西而漸滿其東以至於望而後圜及旣望矣則  
以日之光終守其魄之東而漸虧其西以至於晦  
而後盡蓋月朔日以爲明未望則日在其右旣望  
則日在其左故各向其所在而受光如民向君之  
化而成俗也三子之言雖爲兩事而所言載魄則  
其文義同爲一說故丹經歷術皆有納甲之法互  
相資取以相發明蓋其理初不異也但爲之說者



不能深考如河上公之言老子以營爲魂則固非  
字義而又并言人載魂魄之上以得生當愛養之  
則又失其文意獨其載字之義粗爲得之然不足  
以補其所失之多也若王輔嗣以載爲處以營魄  
爲人所常居之處則亦河上之意至於近世而蘇  
子由王元澤之說出焉則此二人者平生之論如  
水火之不同而於此義皆以魂爲神以魄爲物而  
欲使神常載魄以行不欲使神爲魄之所載洪慶  
善之於此書亦謂陽氣充魄爲魂能運動則其生  
全矣則其意亦若蘇王之云而皆以載爲以車承  
人之義矣是不唯非其文意且若如此則是將使

神常勞動而魄亦不得以少息雖幸免於物欲沈  
溺之累而窈冥之中精一之妙反爲強陽所挾以  
馳驚於紛拏膠擾之塗卒以陷於衆人傷生損壽  
之域而不自知也其於二子之意何如哉若其說  
揚子者則皆以載爲哉固失其指而李軌解魄爲  
光尤爲乖謬至宋貫之司馬公始覺其非然遂欲  
改魄爲肱則亦未深考此載字之義而失之愈遠  
矣唯近歲王伯照以爲未望則魄爲明所載似得  
其理既而又曰旣望則明爲魄所終則是下句當  
曰終明而不當爲終魄矣以此推之恐其於上句  
文義之鄉背亦未免如蘇氏王氏之云爲自下而

載上也大抵後人讀前人之書不能沈潛反覆求其本義而輒以己意輕爲之說故其鹵莽有如此者况讀楚辭者徒玩意於浮華宜其於此尤不暇深究其底蘊故余因爲辯之以爲覽者能因是以詳考焉則或泝流求源之一助也

登霞之霞本遐之借用猶曰適遠云爾曲禮告喪之詞乃又借以爲死之美稱也莊子作登假蓋亦此例但此篇注者遂解爲赤黃之氣釋莊音者又讀假爲格而訓至焉則其誤愈遠矣

卜居

史記有滑稽傳索隱云滑亂也稽同也言辯捷之人



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異同也揚雄酒箴鴟夷  
滑稽顏師古曰滑稽圜轉縱捨無窮之狀此詞所  
用二字之意當以顏說爲正

漁父

衣叶於巾反者禮記一戎衣鄭讀爲殷古韻通也

九辯

悲秋舊說取譬煩雜皆失本意

有美一又注指懷王非是心不繹注訓繹爲解即當  
作釋補訓抽絲乃說爲繹字耳又疑或是懌字喜  
悅意耳

無伯樂之善相今誰使乎譽之譽一作訾相度之義

也又與上句知字叶韻故當作些言爲是但下句兩  
之上字復不韻則又不可曉故今且作譽而四句  
皆以之字爲韻

朱雀雀一作榮非是蓋下與蒼龍爲對皆爲飛行之  
人物不當作榮王注亦自作雀不知洪本何以作榮  
也茈音旆蓋言朱雀飛揚其翼茈然也今  
作芙蓉於表反乃隨榮字誤解耳

輕輶輶一作輕非是輕字義證甚明輕乃車之行兒  
於義不通

招魂

後世招魂之禮有不專爲死人者如杜子美彭衙行

云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蓋當時關陝間風俗  
道路勞苦之餘則皆爲此禮以祓除而慰安之也  
近世高抑崇作送終禮云越俗有暴死者則亟使  
人徧於衢路以其姓名呼之往往而甦以此言之  
又見古人於此誠有望其復生非徒爲是文具而  
已也

恐後之如漢武帝遣人取司馬相如遺文而曰若後  
之矣之意注云言已在他後也

此篇所言四方怪物如十日代出之類決是誕妄無  
可疑者其他小小異事如東方長人南方雕題殺  
人祭鬼蛇虺封狐西方流沙求水不得北方層冰



飛雪之類則或往往有之如五代史言北方之極  
魑魅龍蛇白晝羣行蓋地偏氣異自然如此不足  
恠也

無木謂之臺有木謂之榭一曰凡屋無室曰榭說文  
乃云臺觀四方而高者榭臺有屋也說文與二說  
不同以春秋宣榭火考之則榭有屋明矣

卒章心字舊蘇含反蓋以下叶南韻然於上句楓字  
却不叶此不知楓有字金南有斤金可韻而誤以  
楓爲散句耳心字但當如字而以楓南二字叶之  
乃得其讀前亦多此例矣

大招

周頌陟降庭止傳注訓庭爲直而說之云文王之進退其臣皆由直道諸儒祖之無敢違者而顏監於匡衡傳所引獨釋之曰言若有神明臨其朝廷也蓋匡衡時未行毛說顏監又精史學而不梏於專經之陋故其言獨能如此無所阿隨而得經之本指也余舊讀詩而愛顏說然尚疑其無據及讀此詞乃有登降堂只之文於是益信陟降庭止之爲古語其義審如顏說而無疑也顏注漢書時有發明於經指多若此類如訓棊爲匪尤爲明切足證孔安國張平子之謬其視韋昭之徒專守毛鄭而不能一出已見者相去遠矣

晁錄

王逸所傳楚辭篇次本出劉向其七諫以下無足觀者而王褒爲最下余已論於前矣近世晁無咎以其所載不盡古今詞賦之美因別錄續楚辭變離騷爲兩書則凡詞之如騷者已略備矣自原之後作者繼起而宋玉賈生相如揚雄爲之冠然較其實則宋馬辭有餘而理不足長於頌美而短於規過雄乃專爲偷生苟免之計旣與原異趣矣其文又以摹擬掇拾之故斧鑿呈露脉理斷續其視宋馬猶不逮也獨賈太傅以卓然命世英傑之材俯就騷律所出三篇皆非一時諸人所及而惜誓所





謂黃鵠之一舉兮見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  
之貞方者又於其間超然拔出言意之表未易以  
筆墨踐徑論其高下淺深也此外晁氏所取如荀  
卿子諸賦皆高古而成相之篇本擬工誦箴諫之  
詞其言姦臣蔽主擅權馴致移國之禍千古一轍  
可爲流涕其他如易水越人大風秋風天馬下及  
烏孫公主諸王妃妾息夫躬晉陶潛唐韓柳本  
朝王介父之山谷建業黃魯直之毀壁隕珠邢端  
夫之秋風三疊其古今大小雅俗之變雖或不同  
而晁氏亦或不能無所遺脫然皆爲近楚語者其  
次則如班姬蔡琰王粲及唐元結王維顧况亦差

有味又此之外則晁氏所謂過騷之言者非余之所敢知矣晁書新序多爲義例辨說紛拏而無所發於義理殊不足以爲此書之輕重且復自謂嘗爲史官古文國書職當損益不惟其學而論其官固已可笑况其所謂筆削者又徒能移易其篇次而於其文字之同異得失猶不能有所正也浮華之習徇名飾外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



楚辭辯證下

寶勝院

楚辭後語目錄

卷一

成相一

侷詩二

易水歌三

越人歌四

垓下帳中歌五

大風歌六

鴻鵠歌七

卷二

弔屈原賦八

服賦九

瓠子歌十

秋風辭十一

烏孫公主歌十二

長門賦十三

弔二世賦十四

自悼賦十五

反離騷十六

卷三

絕命詞十七

思立賦十八



卷四

悲憤詩十九

登樓賦

鳴皋歌

山中人

魚山迎送神

復志賦

別知賦

弔田橫

琴操

招海賈

閔生賦

胡笳二十

歸去來辭

引極

望終南

日晚

閔己賦

訟風伯

享羅池

懲咎賦

懲咎賦

夢歸賦

卷五

弔屈原

弔萇弘

弔樂毅

乞巧文

憎王孫

卷六

幽懷

書山石

寄蔡氏女

服胡麻賦

毀壁

秋風三疊

鞠歌

擬招

右楚辭後語目錄以鼂氏所集錄續變二書刊補定著凡五十一篇鼂氏之為此書固主於辭而亦不得不兼於義今因其舊則其考於辭也宜益精而擇於義也當益嚴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謹

也蓋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詞也故今  
所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蹙怨慕淒涼  
之意乃爲得其餘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權愉快適之  
語宜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  
者爲貴其或有是則雖遠且賤猶將汲而進之一有  
意於求似則雖迫真如楊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  
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詞調鏗鏘  
君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  
之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廈細旃明師  
勸誦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爲眷眷而不能忘者  
若高唐神女李姬浴神之屬其詞若不可廢而皆棄



不錄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爲禮法之罪人也高唐卒  
章雖有思萬方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之云亦屠兒  
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爲獻笑之資而何  
諷一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鼂氏已言  
之矣至於楊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爲是其  
失節亦蔡琰之儔耳然琰猶知愧而自訟若雄則反  
訕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與琰比矣今皆取之豈不  
以夫琰之母子無絕道而於雄則欲因反騷而著蘇  
氏洪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詞鼂氏  
以爲中和之發於此不類特以其爲古賦之流而取  
之是也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

不爲不悲矣序列於此又何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  
夫子呂與叔之言蓋又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使知  
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文章有不足爲者矣其餘微  
文碎義又各附見於本篇此不暇悉著云

目錄終

歲在癸卯孟春  
高日新宅新刊

楚辭後語卷第一

成相第一

成相者楚蘭陵令荀卿子之所作也荀卿趙人名况學於孔氏門人馯臂子弓者尤邃於禮著書數萬言少遊學於齊歷威宣至襄王時二為稷下祭酒後以避讒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荀卿亦廢遂家蘭陵而終焉此篇在漢志號成相雜辭凡三章雜陳古今治亂興亡之効託聲詩以風時君若將以為工師之誦旅賁之規者其尊主愛民之意亦深切矣相者助也舉重勸力之歌史所謂五穀大夫死而春者





不相杵是也。卿非屈原之徒，故劉向王逸不錄其篇。今以其詞亦託於楚，而作又頗有補於治道，故錄以附焉。然黃歇亂人，卿乃以為託身行道之所，則已誤矣。卿學要為不醇粹，其言精神相反，為聖人意，乃近於黃老，而復後王君論五者，或頗出入。申商間此，其所以傳不壹，再而為督責坑焚之禍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可不謹哉。可不謹哉。

請成相。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張張相並息亮反。上叶平聲。隋許規反。張丑羊反。○相助也。成相助。力之歌也。隋主壞也。瞽無目者。瞽者無目。故必使人助之。亦謂之相。不可無也。張張狂惑之兒。請布其基，慎聖人愚而自專事。

不治主忌苟勝羣臣莫諫必逢災

慎讀作順人叶音兒治有吏反叶平声災

叶音滋。布基謂陳布基業之事也忌猜忌也苟勝不顧義理而苟求勝人若下文所引商紂之事也

論臣過

反其施尊主安國尚賢義拒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

禍

過叶音規義叶平声禍叶許規反。論論其罪而治之也言治臣下之過者必當自省而反其所為不可尤而效之也欲

尊主安國者必尚賢義然後可為若如紂之知足以拒諫已自愚暗又欲使人同已則國必禍也上與尚同

謂罷國多私比周還主黨與施遠賢近讒忠臣蔽塞

主勢移

罷讀作疲比必寐反遠近皆去声。疲謂弱不任事也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是也若國多私則其

君亦罷矣還繞也謔人用事能使忠臣蔽塞而以莫敢言則權在於彼而不在君矣此主勢所以移於下也

曷謂

賢明君臣上能尊主愛下民主誠聽之天下為一海

內賓

賢叶湖鄰反。賢謂賢臣也。能明君臣之道則為賢臣也

主之孽讒人達賢能

遁逃國乃蹙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為桀

孽災也蹙顛覆也父而愚

聞愈其甚遂至於夏桀之無道也世之灾妬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卑其

志意大其園囿高其臺能叶奴來反臺下本有榭字以韻叶之知是後人誤加今刪去惡

來飛廉之子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也卑其志意言無遠慮不慕往古蓋當高者反卑而當卑者反高也

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啟乃下武王善之封之於

宋立其祖怒叶去声野叶上與反鄉讀作向下叶音戶易鄉回也謂前徒倒戈攻于後啟微子名下降也立

其祖使祭祀不絕也世之衰讒人歸比干見剗箕子累武王誅

之呂尚招麾毅民懷判音枯累平声與縲同懷胡威反比干箕子事見九章天問縲囚紮也

呂尚太公也世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徙穆公得之

強配五伯六卿施禍叶許詭反伯讀為霸施叶上声子胥吳大夫伍員字也諫夫差不聽為所

殺于百里奚虞公之臣徙遷也謀不見用虞滅係虜遷徙於秦穆公秦伯任好也六卿天子之制施猶置也言其強大僭置天子

之官也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展禽二紂春



申道綴基畢輸

惡去声綴讀作輟。逆拒斥逐大儒不使

於柳下謚曰惠為士師二見紕春申楚相黃歇封為春申君綴止也畢尺也輸傾委也言春申為李園所殺其政治基業盡傾

復委地也請牧基賢者思堯在萬世如見之讒人罔極險

陂傾側此之疑

陂與設同。牧治也言賢者必常見思雖久不忘但謔人必欲毀之使人君疑於此人然

後已得行其姦詐也

基必施辨賢罷文武之道同伏戲由之者

治不由者亂何疑為

罷音見上戲與義同。文武周文王武王伏戲古帝王太昊氏始畫八卦

造書契者言古今一理順之則治逆之則亂無可疑也

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

後王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祥

祥一作詳。後王當時之王謂當自立復

為一王之法不必事事泥古也慎慎到墨墨翟季季梁列子云楊朱之友也惠惠施也祥善也

治復一脩之

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衆人貳之讒夫棄之形是詰

結

音吉形當作刑。復一歸於上理也心如結言堅固不解也貳之不一也棄之不由也如此之人皆當以刑詰之也水至

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而有執直而用拙必參

天人下脫一字屬下句拙余制反天叶鐵因反承上世無

王窮賢良暴人芻豢仁人糟糠禮樂滅息聖人隱伏

墨術行行叶戶即反無王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

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治直史反治之志後

執富君子誠之好以待處之敦固有深藏之能遠思

治同上富叶音費好去声待叶音地有讀為又思叶去声為

治之意後權執與富若則公道行而貨賂息也誠之好以待者

誠意好之以待用也處之厚固又能深藏則能遠慮也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

以成精神相反一而不貳為聖人好去声好而不二則通於神明矣相反

謂反覆不離散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下以教誨

子弟上以事祖考佼音絞老休息也為治當日成相

竭辭不覲君子道之順以達宗其賢良辨其缺孽音覲  
厥○竭盡也覲仆也此論成相之事雖至終篇辭不仆覲  
言無窮也道言說也辭計不覲君子言之必和順而通達

右一章

請成相道聖王堯舜尚賢身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

利行顯明

讓叶平声卷音拳明叶音芒○道亦言也堯讓天  
下於許由舜讓天下於善卷二人不受並見莊子

堯讓賢以為民汜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貴賤有

等明君臣

賢叶音形為去声○為萬  
民求明君所以不私其子

堯授能舜遇時尚

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

能叶音  
居治叶

平堯不德舜不辭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

而立萬物備

德叶音帝辭叶音似妻去声大人哉舜四字為  
一小句○堯授舜以天下而不自以為德舜受

堯之天下而不辭授受  
皆以至公無私情也

舜授禹以天下尚得推賢不失



序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

下叶音尸得當作德序予並叶上声○舜之授

禹亦以天下之故也不避仇謂殛鯀與禹不阿親則不私其子惟賢者則予之也

禹勞心力堯有德

干戈不用三苗服舉舜剛畝任之天下身休息

剛與畝同

○三苗服見尚書乃舜事此誤也

得后稷五穀殖粳為樂正鳥獸服契

為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

稷粳契事並見尚書亦堯臣舜申命之也

禹有功

抑下鴻辟除民害逐共工北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

江辟與關同共音恭○抑遏也下謂治水使歸下也鴻即洪水也流共工決九河通三江並見尚書但流共工亦舜事今以

為禹誤矣十二渚亦未詳其名也

禹溥土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

益臯陶橫革直成為輔

傳一作傳皆讀為敷○溥土見尚書言洪水泛濫禹分布治九州之

土也益臯陶見尚書橫革直成未詳

契立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于商十

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

明叶音芒○立王者契本以母簡狄吞玄鳥卵而生故追号之

曰玄王也昭明契子也砥石未詳或云即砥柱也商商亡也十四出見史記

天乙湯論舉當身

讓下隨舉牟光道古賢聖基必張

當叶平声牟或作務

務光二人不受亦見莊子又言湯能行古聖賢之事故基業張大也

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

治隱諱疾賢良由茲詐鮮無災患難哉

此即有

脫誤患難哉改為先尤不可曉姑闕之

聖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

知更何竟時

此上亦脫六字謀叶音糜更平声○後後車也

戒如此之明而猶不竟悟後豈復有竟悟時也

不覺悟不知苦迷惑失指易上

下忠不上達蒙揜耳目塞門戶

悟叶上声指下一有門不字非是下叶音戶

戶塞大迷惑悖亂昏莫不終極是非反易比周欺上

惡正直

比必寐反惡去声○莫冥言闇也

正是惡心無慶邪枉辟回失

道途已無郵人我獨自美豈無故

是一作直辟讀為僻途叶去声郵一作尤

一本豈下有獨字非是。○正直是惡則心無尺度不知長短所向無非邪辟之途矣豈可尤責它人而自以為美乎蓋凡事之得失必有其故當自省也。不知戒後必有恨後遂過不肯悔讒夫多

進反覆言語生詐態有疑當作悔恨人之態不如備爭

寵嫉賢利惡忌妬功毀賢下歛黨與上蔽匿如當作知匿叶

奴計反言人之詐態上若不知為後則有忌嫉蔽匿之患也利惡忌謂以惡忌賢者為已利也歛聚也下聚黨與則上蔽匿

矣上壅蔽失輔執任用讒夫不能制孰公長父之難

厲王流于莒父音甫難去声○主蔽匿則賢人不得盡忠於

後已失勢勢遂不能制之也孰當作郭郭公長父周厲王之臣未詳其事莒地名在河東厲王無道信任小人專利監謗遂為國

人所逐而周幽厲所以敗不聽規諫忠是害嗟我何

人獨不遇時當亂世幽厲王孫幽王也淫昏暴虐無道尤甚後為犬戎所殺之欲衷

對言不從恐為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到而獨鹿棄



之江

衷對當作對衷乃與韻叶而一作以鹿與麗同音鹿一說獨鹿一作屬錢上之欲反下力朱反江叶音工○衷

誠也欲對以誠恐言不從而遇禍如子胥也獨鹿呈麗小呂也言子胥自劉之後盛以小呂而棄之江也一說獨鹿屬錢也劍

名吳王以賜子胥使自劉者也二說未知孰是然作獨鹿即以當作而作屬錢即而當作以竊謂依本文者近是

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喻意

戒叶音計

識叶音志

### 右二章

請成相言治方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之下皆平

正國乃昌

明叶音芒○論為君之道有五其簡約明白謂臣下職也君法明也刑稱陳二也言有節四也

上通利五也

○臣下職莫游食務本節用財無極事業聽

上莫得相使一民力○守其職足衣食厚薄有等明

爵服利往印上莫得擅與孰私得

服叶音浦北反印宜亮反○游食謂不勤於

事素食游手也。所興事業皆聽於上。羣下不得擅相役使。則民力也。又言民不失職。則衣食足。明爵服。謂貴賤有等也。利之所往。皆印於上。莫得擅為。賜與則誰敢。○君法明論有常。私得於人乎。擅相賜與。若齊田氏然。

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君

法儀禁不為。莫不說教。名不移。修之者榮。離之者辱。

孰它師。明叶音亡。○君法所以明在。言論有常。不二三也。進人退人。皆以法律。臣下不得以意為貴賤。則孰有能

自相貴者乎。又言君若民之法儀。當自禁止。不為惡。既能正已。則民比目悅王之教。而善名不移也。孰敢以它為師。言皆歸王道。不敢離

貳也。○刑稱陳守其銀下。不得用輕私門罪禍。有

律莫得輕重。威不分。○請牧祺。明有基。主好論議。必

善謀。五聽循領。莫不理。續主執持。○聽之。經明其請。

參伍明謹。施賞刑顯者。必得隱者。復顯。民反誠。稱尺

銀與根同。門叶音民。分叶字中。反謀叶音糜。請當作情。○稱謂當罪之法。施陳則各守其分中矣。下不得專用刑法。則私門自

輕矣禍亦罪也祺吉也又言請牧治吉祥之事在明其所有之  
基業五聽見周禮循領謂修之使得綱領莫不有文理相續也  
主自執持此道不使權歸於下矣參伍猶錯雜也又言或往參  
之或往伍之皆使明謹施其賞刑言精研不使濫也幽隱皆  
通則民不詐偽矣  
○言有節稽其實信誕以分賞罰必下不

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

節叶音即。節謂法度欲使民言有法度不欺詐在稽考其實也

○上通利隱遠至觀法不法見不視耳目既顯吏敬

法令莫敢恣

上通利不壅蔽則幽隱遐遠者皆至也所觀之法非法則雖見不視也此已上君論有五之事也

也君教出行有律吏謹將之無鈹滑下不私請各以

宜舍巧拙

鈹與披同滑与汨同音骨以下疑脫所字。五論既明則教令之出皆有法律而吏謹持之無敢紛

披汨乱者矣羣下孰敢私請不守所宜而以巧拙為強弱哉

臣謹修君制變公察善思

論不亂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貫

言臣下但當謹守法度而君制其變

以出非常之斷公察而善思之則其論不亂而天下後世皆得守之以成法律之條貫也或疑思當作惡



右三章

侂詩第二

侂詩者荀卿子之所作也或曰荀卿既爲蘭陵令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有天下今荀子賢而君借以百里之勢臣爲君危之春申君乃謝荀子荀子去之趙人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賢者所在其君未嘗不尊榮也今荀子天下賢士君何爲謝之春申君又使人請荀子荀子不還而遺之賦蓋卽此侂詩也然此其說又與前異未知其果孰是云

天下不治請陳俛詩治叶平声俛與訖同。天地易位

四時易鄉列星隕墜日暮晦首幽闇登昭日月下藏

音叶音芒招或作照公正無私反見縱橫志愛公利重樓疏堂

無私罪人憇革三兵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絀約

敖暴擅強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螭龍為蝦蟇梟為

鳳皇比干見剗孔子拘匡橫叶音黃憇與傲同兵叶補芒反將七羊反敖與傲同英叶音

央螭丑知反蝦音偃蟇音典螭稱脂反梟工亮反○反見從橫

者反見謂為從橫反覆之人也愛猶貪也竊取公家之利以為

已有而反得華屋以居也憇戒也革甲也二副也言無私心而

治有罪之人乃反恐為所備害而常為兵革以備之也將將

也詩曰佩玉將將螭見九歌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  
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  
下之晦盲也明盲皆叶音芒行叶戶郎反○揚涼曰郁郁有文章貌拂違也此蓋誤耳當為拂乎其遇時之

不祥也。郁郁乎，其欲禮義之。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秋必

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聖人共手，時幾將

矣。皓，古吳同。秋一作歲。共讀為拱。言若使昊天運往而不復，則所憂無窮。顧盛衰消息循環，代至未有千歲而不反者。

此固古今之常理也。弟子亦勉於孝，以俟時耳。天道神明，豈終

忘此世者哉。况今之時衰亂已極，雖有聖人亦拱手而不能有

為。蓋物極必反，時運之開其亦將不久矣。與愚以疑願聞反辭。此為子弟承勉之詞，愚為其自稱也。蓋曰：聖人拱手則天下果已不可為矣。而

日時幾將矣。則是焉我以疑而使終不能曉也。故願聞其所

以必反之說也。其小歌也。九章亦有少歌。念彼遠方，何其

塞矣。仁人詘約，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般矣。塞，字音義皆未詳。或恐是塞字也。般音盤。叶蒲典反。一作服九。

歌首章服亦作般。蓋通用也。衍，饒裕也。般樂也。琤玉瑤

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閭媿子奢莫之媒

也。媿母刀父是之喜也。琤音旋。佩叶音備。媿子侯反。媒叶音寐。媿音謨。喜許既反。○琤赤玉。



瑤美玉布錦不異言精粗不同而不能辨也閭嫫子奢古之美女也或曰奢當作都然則乃謂男子也嫫母已見九章刀父未詳  
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嗚呼上

天曷維其同

言長亂之極人懷私意乖異反易至於如此故呼天而問之曰何為而可使之同乎同則合乎

天下之公是非善惡皆當於理而天下治矣此明天意悔禍則轉禍為福撥亂反正不足為難以解弟子之感也或曰雲漢之卒章曰瞻卬昊天曷惠其靈恐此或用其語則維當作惠而文意愈明白矣

### 易水歌第三

易水歌者燕刺客荆軻之所作也燕太子丹患

秦攻伐諸侯無已時使荆軻奉督亢之圖樊於

期之首入秦刺秦王將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

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

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

涕泣又前而歌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  
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夫軻匹夫之勇其  
事無足言然於此可以見秦政之無道燕丹之  
淺謀而天下之勢已至於此雖使聖賢復生亦  
未知其何以安之也且余於此又特以其詞之  
悲壯激烈非楚而楚有足觀者於是錄之它固  
不遑深論云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越人歌第四

越人歌者楚王之弟鄂君泛舟於新波之中榜  
枻越人擁棹而歌此詞其義鄙褻不足言特以

其自越而楚不學而得其餘韻且於周太師六  
詩之所謂興者亦有契焉知聲詩之體古今共  
貫胡越一家有非人之所能爲者是以不得以  
其遠且賤而遺之也

今夕何夕兮寧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詬耻心幾頑而不絕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欲君兮君不知

垓下帳中之歌第五

垓下帳中歌者西楚霸王項羽之所作也漢王  
大會諸侯以伐楚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  
侯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



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蒼白雜毛曰騅羽迺悲歌忼慨自爲歌詩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夜直潰圍南出漢追及之羽遂自剄羽固楚人而其詞忼慨激烈有千載不平之餘憤是以著之若其成敗得失則亦可以爲強不義者之深戒云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

大風歌第六

大風歌者漢太祖高皇帝之所作也上破黥布

於會罃

上工外反  
下丈瑞反

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

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

歌酒酣上擊筑

筑音竹○狀似琴而大頭細頸安弦以竹擊之故名爲筑

自歌

令兒皆歌習之上乃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

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閔中萬歲之

後吾竟竟猶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

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

與此其歌正楚聲也亦名三侯之章文中子曰

大風安不忘危其伯心之存乎美哉乎其言之

也漢之所以有天下而不能爲三代之王其以

大風

卷四

卷四

是夫然自千載以來人主之詞亦未有若是其  
壯麗而奇偉者也嗚呼雄哉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  
守四方

### 鴻鵠歌第七

鴻鵠歌者漢高帝之所作也初呂后起問閻佐  
帝定天下既老而踈太子盈又柔弱而戚夫人  
有寵於上上以其子趙王如意爲類已欲廢太  
子而立之呂后恐不知所爲問計於留侯留侯  
爲畫計使太子卑詞厚禮招隱士四人以爲客  
後上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年皆八十有餘須



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廼驚曰吾求公公避逃我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出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廼主矣戚夫人泣涕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數闋戚夫人歔歔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云余嘗怪留侯明炳幾先筭無遺策而其爲此則不唯不暇爲高祖愛

子計亦不復爲漢家社稷計矣抑高祖之歌詞如此而其言曰呂氏真廼主矣此又豈專以太子柔弱之故而爲是舉哉一念之差基怨造禍以至於此固無兩全之理矣留侯姑亦權其正且重者而存之以爲是甚不獲已之計非別有長策而故左之以就此也嗚呼向使高祖之心本不出於私愛則必能深以天下國家之大計爲已憂而蚤與張陳陳勃諸公謀之帷幄以定其論可則以怕易盈固爲兩得不可則姑仍其舊而屬大臣輔以誼庶幾呂氏悍矣之心亦無所激而將自平則後來之禍猶可以不至於若

是其烈兮既不然則杜牧所謂四老安劉反爲  
滅劉者真可爲寒心也哉抑此詞卒章意象蕭  
索亦非復王侯比矣

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

海叶音喜○  
絕謂飛而直

也橫絕四海又可柰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

施叶疎  
何反○

繳弋射也  
其矢曰矰

楚辭後語卷第一



卷之四

大相

謝靈運詩又曰

高舉一舉千里

素亦求財王

海隱者具口

畏其

楚辭後語卷第二

弔屈原第八

服賦第九

並見續離騷

瓠子之歌第十

瓠子歌者漢孝武帝之所作也帝既封禪乃發

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還自臨祭沈白馬玉壁

令羣臣從官皆負薪寘決河時東郡燒薪柴少

乃下淇園之竹以為楗

燒旱也楗竹塞水決口謂之楗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填之

有石以石為之

天子悼其功之不就為作歌詩二章於是

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

史記防作防後同

而導

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自此梁楚之地復寧無

水災矣歸來子曰先是帝封禪巡祭山川殫財  
極侈海內為之虛耗及為此歌乃閔然有顛神

憂民惻怛之意云

瓠子決兮將柰何浩浩洋兮慮殫為河史記浩作皓慮作閭註云謂州

也閭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

兮鉅野溢魚弗鬱兮柏冬日註云吾山疑謂東阿魚山也平若盤山以填河故山平也

鉅野即禹貢之大野澤史記弗作沸弗鬱憂不樂也柏與迫同水長涌溢穢濁不清故魚不樂又迫冬日將甚困也正道

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史記正作延正道河弛壞也歸舊

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沛普大反○神哉沛言神靈滂沛也又言不因封禪

則不知關外有此水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

漢書為我一二字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維水

作皇伯作公



水之綱維也

右一

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難史記回作湲蹇長

筴兮湛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宰音窳筴音交竹筴短以引置土石者也湛讀

為沈美玉即玉璧也屬之欲反沈玉禮新不屬兮衛人罪

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御與樂同止也東郡衛地言以旱燒而薪不屬乃衛人之罪將

何以止隤林竹兮隤石菑宣防塞兮萬福來隤林竹即所謂

下淇園之竹菑側其反菑也隤石菑者甬石立之以為隤也

右二

秋風辭第十一

秋風辭者漢武帝之所作也帝幸河東祠后土

讌飲中流歡甚作此文中子曰秋風樂極而哀  
來其悔心之萌乎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

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

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權歌懽樂極兮哀精多少壯幾

時兮奈老何蘭秀菊芳以興下句之詞與湘夫人及越人歌同法知此則知興之体矣

烏孫公主歌第十二

烏孫公主歌者漢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

細君為公主妻烏孫五昆莫為右夫人公主至

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

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如

此昆莫乃上書請使其孫尚公主詔許之公主  
不聽亦上書言狀天子乃報使從其俗公主詞  
極悲哀固可錄然并著其本末者亦以為中國  
結昏夷狄自取羞辱之戒云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  
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音食音嗣也居常土思兮  
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

### 長門賦第十三

長門賦者司馬相如之所作也歸來子曰此諷  
也非高唐洛神之比梁蕭統文選云漢武帝陳  
皇后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聞蜀郡司馬相如



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  
求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  
得幸而漢書皇后及相如傳無奉金求賦復幸  
事然此文古妙最近楚辭或者相如以后得罪  
自爲文以諷非后求之不知叙者何從實此云  
夫何一佳人兮步道遙以自虞魂踰佚而不返兮形  
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  
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  
懷貞慙之歡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  
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脩薄具而自設兮君  
不肯兮幸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登蘭

臺而遙望兮神恍恍而外滂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  
窈而晝陰雷隱隱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迴  
而赴閨兮舉帷幄之襜襜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  
之閭閻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嘯而長吟翡翠脇翼  
而來萃兮鸞鳳飛而北南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  
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塊以  
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間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  
而無窮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吰而似鐘音刻木  
蘭以爲榱兮飾文杏以爲梁羅丰茸之游樹兮離樓  
梧而相撐施瑰木之榑欂兮委參差以棟梁時髮髯  
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以相耀兮煥爛燿

而成光致錯石之瓴甃兮象璫瑁之文章張羅綺之  
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網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  
央央白鶴噉以哀號兮孤雌跼於枯楊日黃昏而望  
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  
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案流徵以却  
轉兮聲幻妙而復揚貫麻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  
印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舒息悒而憎欬  
兮蹤履起而彷徨投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僇殃  
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頽思而就床搏芬若以爲枕兮  
席荃蘭而匿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魂若君之在傍惕  
寐覺以無見兮魂廷廷若有仁衆雞鳴而愁予兮起



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望中  
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漫漫其若歲兮懷鬱  
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妾  
人竊自悲傷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哀二世賦第十四

哀二世賦者司馬相如之所作也相如嘗從上  
至長楊獵還過宜春宮宜春者本秦離宮閭樂  
殺胡亥之地也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其詞  
如此蓋相如之文能侈而不能約能諂而不能  
諒其上林子虛之作旣以誇麗而不得入於楚  
詞大人之於遠遊其漁獵又泰甚然亦終歸於

諛也特此二篇為有諷諫之意而此篇所為作者正當時之商監尤當傾意極言以寤主聽顧乃低徊局促而不敢盡其詞焉亦足以知其阿意取容之可賤也不然豈其將死而猶以封禪為言哉

登陂陁之長阪兮坐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隍州

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澁澁兮通谷澁乎吟

牙波普何反陁徒何反分普頓步頓一一反並也曾重也陁巨依反曲岸頭也與倚同差叶初歌反澁澁音籠深通兒澁呼活

兮反餘呼含反大開兒汨洑輟以求逝兮注平臯之廣衍

觀衆樹之翁愛兮覽竹林之榛榛汨于筆反洑音域疾兒輟先合反輕舉意

榛水也地也翁鳥孔反愛音愛陰蔽兒東馳土山兮北揭

榛側巾反盛兒叶韻未詳恐有棧音

石瀨弭節容與兮歷乎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

揭上例反褻衣而涉也石而淺水曰瀨

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烏乎操行

之不得墓蕪穢而不修兮魂亡歸而不食

操七到反

### 自悼賦第十五

自悼賦者漢孝成班婕妤之所作也班氏世世

以儒學顯婕妤以選入宮貴幸嘗從游後庭帝

召欲與同輦載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

名臣在側三代末主廼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

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鞞反婕妤誦詩及窈

窕德象女師之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詩謂

以下也窈窕德象女師之篇皆古箴戒之書也後趙飛燕娣弟自微賤興婕



仔稀復進見飛燕遂譖倭仔祝詛主上考問倭  
仔倭仔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  
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  
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  
事遂釋然倭仔恐久終見危求得共養太后長  
信宮共居用反因作賦以自悼歸來子以為其  
詞甚古而侵尋於楚人非特婦人女子之能言  
者是固然矣至其情雖出於幽怨而能引分以  
自安援古以自慰和平中正終不過於慘傷又  
其德性之美學問之力有過人者則論者有不  
及也嗚呼賢哉柏舟綠衣見錄於經其詞義之

美殆不過此云

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闕兮

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

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何音賀任也乃負也陳列也

也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度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繁息

兮申佩離以自思陳女圖以鏡監兮顧女史而問詩

悲晨婦之作戒兮哀寢閣之為郵美皇英之女虞兮

榮任妙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古

累字累息言懼而增累喘息也離与禱同袿衣之帶也女子適

人父結其縈而戒之故言自思也晨雞見尚書曰北雞之晨惟

家之索言婦人不當預外事也喪之妙周幽王之嬖妾也見天

問閻即詩所謂豔妻亦指褒姒也郵過也皇娥皇英女英見九

歌女尼據反女虞謂嫁於虞舜也任大任文王歷年歲而悼

母姒太姒武王母也郵周皆叶時韻讀舍息也

懼兮閔蕃華之不滋痛陽祿與拓館兮仍襁褓而離

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陽祿拓館二觀名健仔嘗就產

子數月失之災求並叶滋韻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晝莫而昧幽猶被

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奉共養于東宮兮託

長信之末流共洒掃於帷幄兮求終死以爲期願歸

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晝與暗同又烏感反莫讀作暮或曰靜也如字郵共養並

見上流下共居容反洒音灑掃先到反山足謂陵下休陰也重曰潛玄宮兮幽以清應

門閉兮禁闥高華殿塵兮玉階落中庭萋兮綠草生

廣室陰兮帷殿暗房櫳虛兮風泠泠感帷裳兮發紅

羅紛綵繡兮紈素聲神眇眇兮密靚處君不御兮誰

爲榮應門正門也尚短閑也落音其室萋音妻櫳音檻也俯視



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

丹墀赤地

也綦音其履下飾也雲屋言其黜對若雲也流叶綦韻

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

憂惟人生兮一世忽已過兮若浮已獨享兮高明處

生民兮極休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綠衣兮

白華自古兮有之

羽觴見招竟享受也休美也虞与娛同綠衣衛莊姜失位自傷之詩白華周幽王申

后被廢所作

### 反離騷第十六

反離騷者漢給事黃門郎新莽諸吏中散大夫

楊雄之所作也雄少好詞賦慕司馬相如之作

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

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

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  
湛身哉湛續曰廼作書往往據離騷文而反之自  
嶠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云始雄好學博覽恬  
於勢利仕漢三世不徙官然王莽爲安漢公時  
雄作法言已稱其美比於伊尹周公及莽篡漢  
竊帝號雄遂臣之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又放  
相如封禪文獻劇秦美新以媚莽意得校書天  
祿閣上會劉尋等以作符命爲莽所誅辭連及  
雄使者來欲收之雄恐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  
先是雄作解嘲有爰清爰靜遊神之廷惟寂惟  
寞守德之宅之語至是京師爲之語曰爰清靜

作符命唯寂寞自投閣雄因病免既復召為大夫竟死莽朝其出處大致本末如此豈其所謂龍蛇者邪然則雄固為屈原之罪人而此文乃離騷之讒賊矣他尚何說哉

有周氏之蟬媯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諱伯僑兮

流于末之揚侯蟬媯連也媯於連反鼻始也汾隅揚邑也雄

而揚氏有号為揚侯者侯叫音胡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虜皇波因

江潭而淮記兮欽乎楚之湘纍淑善也去汾隅徙巫山得周楚之美烈也超速

也離歷也皇大也經河及江歷大波也潭深淵也狂音往乘水而往也記書也纍力追反叶力未反指屈原也纍囚也成相曰

比干見劉箕子累或曰礼喪容纍纍又史記孔子纍纍然如喪家之狗趙武靈王見其長子儼然也皆衰悴之意未知孰是

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潔而離紛紛纍以其洪忍兮



暗纍以其續紛軌路也辟讀為闢開也紛難也典吐曲反漢

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于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

后土之方貞十世數高祖呂后至成帝也招搖斗杓星也周

也誌圖纍承彼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帶鈎矩而佩

衡兮履攬槍以為綦圖按其系圖也鈎規也矩方也衡平

纍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靡資媿娃之珍鬢兮

鬻九戎而索賴貯積也肆放也鬻音械俠也言其文詞放肆

資美女之鬢而鬻於九戎之中其人被髮無所用也鳳皇

翔於蓬階兮宜駕鶴之能捷騁驊騮以曲躡兮驢騾

連蹇而齊足蓬階蓬萊之階也駕音加駕鶴鳥名也捷及也

無異足叶音接枳棘之榛榛兮媛孰擬而不敢下靈脩既信

椒蘭之嗟佞兮吾纍忽焉而不蚤睹

榛音臻又土巾反搜穢貌蠖貌見九

歌擬疑也靈脩原以寄意於楚王也椒蘭見騷經

變音妾諧言也 袷芰茄之綠衣兮被夫

容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兮不如璧而幽之離房

其袷

禁反帶也茄古荷字夫容亦古芙蓉字通用餘並見騷經

璧音壁疊衣也離房別房也 閨中容競淖約

兮相態以麗佳知衆媻之嫉妒兮何必颺纍之螫

佳叶音圭言衆士爭能猶衆女之競容也淖約善容止也態猶勝也言以麗佳相勝也眉古眉字言原自率其眉使衆憎嫉也

音義並 懿神龍之淵潛兮埃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

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懿美也埃待也龍以潛居待雲

禍也披 愍吾纍之衆芬兮颺燿燿之芳苓遭季夏之

凝霜兮慶天頽而喪榮苓香草名音零夏而遭霜言不橫

江湘以南淮兮云走乎彼蒼吾馳江潭之汎溢兮將

折衷乎重華

走音奏趣也吾与梧同

舒中情之煩或兮

恐重華之不纍與陵陽侯之素波兮

豈吾纍之獨見

許陽侯見九章言屈原欲自投江以陵素波舜必不許之也洪許與祖曰吾恐重華許原之沈江以死不許雄之投閣而生也

斯言得之矣

精瓊靡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

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

此又譏原欲餐玉以延年而反懷沙以求死蓋雄知生固我所欲而

不知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也

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鸞皇

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

此言其去之速也餘說並見騷經

卷薛

芷與若惠兮臨湘淵而投之棍申椒與菌桂兮赴江

湖而漚之

若杜若惠即蕙也此言原之赴水是并与其芳潔之操而棄之也棍大束也古本反漚今漚麻也鳥

漚反叶一侯反餘見騷經

費椒楛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違靈氛

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臯

音義並見騷經

纍既化天傳說兮



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鷦鷯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為不

芳非古攀字言既慕傳說何不自信其言而遽去徒以鷦鷯之

傳說乃巫咸之語初曩棄彼處妃兮更思瑤臺之逸女

抨雄鳩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抨音耕反使

雲蜺之旖旎兮望昆侖以樛流覽四荒而顧懷兮奚

必云女彼高上亦見騷經但高上无女本言高上无美女可

去声讀恐亦非既亡鸞車之幽藹兮焉駕八龍之委蛇

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此言原实无車可

就死相謝何有歌舞之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

有雖增欷以於邑兮吾恐靈脩之不累改有叶音以改

王必不為屈原而改也孟子曰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

故去豈予所欲哉聖賢之心如此原雖未及而其拳拳於宗國

尤見臣子之至情豈忍逆料其君之不可諫而先自已哉此等義理雄皆不足以知之惟有偷生惜死一路則見之明而行之熟耳以此譏原是以昔仲尼之去魯兮嗽嗽遲遲而周

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兒孔子異姓之

臣其去魯也但政亂耳未有危亡之釁也可去而去可歸而歸与屈原事全不相似雄說誤矣溷漁父之舖

歡兮繁沐浴之振衣棄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

遺漁父事音義見本篇由許由聃老聃蹠也之亦反許由事不經見雄亦本不之信今乃言之已為抵牾而又察其生

當堯舜之間身无讒賊之禍与原事亦不相似也老聃之孝私於為我而无君臣之義亦雄所知至此乃以為言亦其貪生惜

死之心勝是以弱焉而不自知耳

丹陽洪興祖曰揚雄所以議屈原者如此而班固

亦譏其露才揚已顏之推又病其顯暴君過愚嘗

折衷而論之曰或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於君

則爲之屈原雖死何益於懷襄曰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君之誠耳死生毀譽所不顧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沈比干紂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爲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之義有死而已離騷曰沾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則原之自處審矣或又曰審武子邦無道則愚而仲山甫明哲以保其身今原乃用智於無道之邦以虧明哲保身之義亦何足爲賢乎曰愚如武子全身遠害可也有官守言責斯用智矣山甫明哲固保身之道然不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乎士見危致命况同姓兼恩與義而可以不死乎



且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不可去乎  
有比干以任責微子去之可也楚無人焉原去則  
國從而亡故雖身被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生不  
得力爭而強諫死猶冀其感發以改行使百世之  
下聞其風者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君眷眷而不  
忘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爲難死爲難屈原雖死  
猶不死也後之讀其文知其人如賈生者亦鮮矣  
然爲賦以弔之不過哀其不遇而已余觀自古忠  
臣義士慨然發憤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  
回者其英烈之氣豈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亡  
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爲以至清與太初而爲隣此

遠遊之所以作而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仲尼曰  
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屈  
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離騷二十五篇多憂  
卅之語獨遠遊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  
其大無垠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  
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  
大過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  
高妙讀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至其妙  
處相如莫能識也太史公作傳以爲其文約其辭  
微其志繫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迹  
而見義遠其志繫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

容自踈濯淖汚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可謂深知已者揚子雲作反離騷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屈子之事蓋聖賢之變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未足以與此班孟堅顏之推所云無異妾婦兒童之見余故具論之嗚呼余觀洪氏之論其所以發屈原之心者至矣然屈原之心其爲忠清潔白固無待於辯論而自顯若其爲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辯說所能全也故君子之於人也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畧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同行猶



必有可師者況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  
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  
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  
於忠者也故論原者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  
切置之而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乎聖賢之  
桀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  
說哉且凡洪氏所以爲辨者三其一以爲忠臣  
之行發其心之所不得已者而不暇顧世俗之  
毀譽則幾矣其一引仲山甫甯武子事而不論  
其所遭之時所處之位有不同者則踈矣其一  
欲以原比於三仁則夫父師少師者皆以諫而

見殺見囚耳非故捐生以赴死如原之所爲也  
蓋原之所爲雖過而其忠終非世間偷生幸死  
者所可及洪之所言雖有未至而其正終非雄  
固之推之徒所可比余是以取而附之反騷之  
篇

楚辭後語卷第二

楚辭後語卷第三

絕命詞第十七

絕命詞者漢息夫躬之所作也躬以變告東平王雲祠祭祝詛事拜官封侯而雲坐誅死後又數上疏論事語皆險譎竟以罪繫詔獄仰天大呼絕咽而死躬以利口作姦死不償責而此詞乃以發忠忘身號于上帝甚矣其欺天也特以其詞高古似賈誼故錄之而備其本末如此又以見文人無行之不足貴云

玄雲泱鬱將安歸兮鷹隼橫厲鸞徘徊兮

泱烏朗反。鬱盛兒厲。

疾飛也。為神鳥也。徘徊不得其所也。

增若浮焮動則機兮叢棘棧棧曷可



棲兮

疾風也。機謂觸其機牙也。機，衆盛兒。

發忠二身自

繞罔兮寬頸折翼庸得往兮

何也。此上皆以鸞自喻也。涕，下闌干也。結，悁亂也。虹，蜺。

泣流兮荏蘭心結悁兮傷肝

荏，音拍。悁，音骨。荏，蘭也。結，悁亂也。虹，蜺。

曜兮日微孽杳冥兮未開

開，叶音歸。孽，虹也。曜，覆日之氣也。

痛入天兮

嗚嗚冤際絕兮誰語

嗚，火故反。語，牛助反。際，交也。

仰天高兮自列招

上帝兮我察

招呼也。

秋風為我陰浮雲為我陰

陰，吟字。

若是兮欲何留撫神龍兮搯其須

留，叶音間。或云，如字。而須，叶音秋。

游

曠迥兮反亡期雄失據兮世我思

自言英雄失據後當為世所思也。

### 思立賦第十八

晁氏曰：思立賦者，漢侍中張衡之所作也。順帝引在幃帳，諷諭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思者官懼其毀，已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猶其危衡，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為吉凶隱伏，幽微難明，迺作思立賦，以宣寄情志云。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其弗違匪仁里其焉宅兮  
匪義迹其焉追潛服膺以求覲兮綿日月而不衰伊  
中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貞節竦余身而順止兮遵  
繩墨而不跌志團團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旌性  
行以制佩兮佩夜光與瓊枝縉幽蘭之秋華兮又綴  
之以江蘼美襞積以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旣姱麗  
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  
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兮敢怠皇而舍勤幸二八之  
選虞兮喜傳說之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  
無及何孤行之煢煢兮子不羣而介立感鸞鷲之特  
棲兮悲淑人之稀合彼無合其何傷兮患衆僞之冒

真曰獲譴于羣弟兮啓金滕而乃信覽烝民之多僻  
兮畏立辟以危身曾煩毒以迷或兮羌孰可與言已  
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續紛而不理願竭力以守義兮  
雖貧窮而不改執雕虎而試象兮咄焦原而跟止庶  
斯奉以周旋兮要旣死而後已俗遷渝而事化兮泯  
規矩之圓方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斥西  
施而弗御兮羈要褻以服箱行跛僻而獲志兮循法  
度而離殃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  
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  
之所嘗龔溫恭之黻衣兮披禮義之繡裳辯貞亮以  
爲鞶兮雜技藝以爲珩昭綵藻與雕琢兮璜聲遠而



彌長淹棲遲以恣欲兮耀靈忽其西藏恃已知而華  
予兮鷓鴣鳴而不芳冀一年之三秀兮道白露之爲  
霜時疊疊而代序兮疇可與其比伉咨妒嫖之難並  
兮想依韓以流亡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章  
心猶與而狐疑兮即歧趾而據情文君爲我端著兮  
利飛遁以保名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二  
女感於崇岳兮或冰折而不營天蓋高而爲澤兮誰  
云路之不平勗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崢懼筮  
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遇九臯之介鳥兮怨素  
意之不逞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鷓鴣競  
於貪穢兮我脩絜以益榮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

而後寧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倣裝旦余沐於  
清原兮晞余髮於朝陽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  
流英翹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過少皞之窮  
野兮問三丘乎句芒何道真之溥粹兮去穢累而票  
輕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留瀛州而採芝  
兮聊且樂乎長生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  
噲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爲糧發昔夢於木禾兮  
穀崑崙之高岡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於稽山集  
群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指長沙以邪徑兮存  
重華乎南隣哀二妃之未從兮翩儻處彼湘瀕流目  
頰夫衡阿兮睹有黎之圯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

陂以孤翹愁蔚蔚以慕遠兮越邛州而愉教躋日中  
于昆吾兮憇炎天之所陶揚芒燥而絳天兮水泣汙  
而涌濤温風翕其增熱兮怒鬱邑其難聊體羈旅而  
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  
西嬉前祝融使舉麾兮纒朱鳥以承旗躔建木於廣  
都兮拓若華而躊躇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  
魚聞此國之干城兮曾焉足以娛余思九土之殊風  
兮從蓐收而遂徂歛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爲徒  
躡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亂弱水之潺湲兮  
逗華陰之遄渚號馮夷俾清津兮擢龍舟以濟予會  
帝軒之未歸兮悵相伴而延伫咽河林之萋萋兮偉



關雎之戒女黃靈啓而訪命兮摻天道其焉如曰近  
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神逵昧其難覆兮疇克  
謨而從諸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鼈令殪  
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死生錯而不齊兮雖司命  
其不晰竇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廡王肆侈於  
漢廷兮卒銜恤而絕緒尉尾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  
構武董弱冠以司衮兮設王隧而弗處夫吉凶之相  
仍兮恒反側而靡所穆負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  
主文斷祛而忌伯兮闔謁賊而寧后通人闇於好惡  
兮豈愛惑之能剖羸擿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  
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爲對慎竈顯於言天兮

占水火而妄誅梁叟患夫黎上兮丁厥子而事刃親  
所睇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毋綿纒以倖已兮思  
百憂以自疚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棊枕而佑仁湯蠲  
體以禱祈兮蒙庀禡以拯人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  
次於他辰魏顥亮以從理兮鬼亢回以蔽秦咎繇邁  
而種德兮樹德茂乎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旣彫  
而已毓有無言而不讎兮又何往而不復盍遠迹以  
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仰矯首以遙望兮媿傲憫而  
無儔徧區中之隘陋兮將比度而宣遊行積冰之磴  
磴兮清泉汨而不流寒風淒而永至兮拂穹岫之騷  
騷玄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魚矜鱗而并凌

兮鳥登木而失條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歎而增愁  
怨高陽之相寓兮袖顓頊而宅幽庸織絡於四裔兮  
斯與彼其何瘳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緹乎不周迅  
飈瀟其勝我兮驚翩飄而不禁趨谿澗之洞穴兮標  
通淵之崐崐經重陰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潛深追恍  
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出右密之閭野兮不識  
蹊之所由速燭龍兮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瞰瑤谿  
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  
以療飢戴勝愁其既歡兮又謂余之行遲載太華之  
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嫵眼而  
娥眉舒妙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袿徽離朱脣而微



笑兮顏的礫以遺光獻環琨與璣縞兮申厥好以玄  
黃雖色豔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雙材悲於不納  
兮並詠詩而清歌歌曰天地烟煴百卉含葩鳴鶴交  
頸鳴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實  
多將荅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瞻崑崙之巍巍  
兮臨滎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兮且螭龍之飛梁  
登閩風之曾城兮構不死而爲牀屑瑤縈以爲糝兮  
輒白水以爲漿抨巫咸以占夢兮迺貞吉之元符滋  
令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爲敷旣垂穎而顧本兮爾  
要思乎故居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戒庶  
察以夙會兮僉恭職而並迓豐隆軒其震霆兮列缺

燿其照夜雲師黠以交集兮凍雨沛其灑塗轆琕輿  
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輅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  
而星布振余袂而就車兮脩劍揭以低昂冠罟罟其  
映蓋兮佩緜纏以輝煌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攄而  
超驤氛旄溶以天旋兮蜺旌飄而飛揚撫軫軹而還  
睨兮心勺藥其如湯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  
忘左青瑤以捷芝兮右素威以司鉦前長離使拂羽  
兮委水衡乎玄冥屬箕伯以函風兮激泆忍而爲清  
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嬰壘溼清霄而升遐兮  
浮蔑蒙而上征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叫  
帝闈使闢扉兮覲天皇于瓊宮聆廣樂之九奏兮展

洩洩以彤彤考理亂於律鈞兮意建始而思終惟盤  
逸之無斃兮懼樂往而哀來素撫弦而餘音兮大容  
吟曰念哉旣防溢而靜志兮迨我暇以翱翔出紫宮  
之肅肅兮集大微之閭閭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  
之鏘鏘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彎威弧之  
撥刺兮射嶓冢之封狼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  
磅礴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倚招搖攝提  
以低回剡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通皇偃蹇天矯  
媿以連卷兮雜沓叢穎颯以方驤械汨颯戾沛以罔  
象兮爛熳麗靡顛以迭盪凌驚雷之硠礚兮弄狂電  
之淫裔踰龐頤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廓盪盪其



無涯兮乃今窺乎天外據開陽而頽盼兮臨舊鄉之  
暗藹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悄悄而思歸魂眷眷而屢  
顧兮馬倚輶而徘徊雖遨遊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  
懷出閭闔兮降天塗乘飈忽兮馳虛無雲霏霏兮繞  
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旗繽聯翩兮紛暗曖倏眩眩兮  
反常閭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滄放之避心脩初服之  
娑娑兮長余珮之參參文章煥以粲爛兮美紛紜以  
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結典籍而爲  
罟兮歐儒墨而爲禽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  
音嘉魯氏之歸耕兮慕歷阪之欽盞共夙昔而不貳  
兮固終始之所服也夕惕若厲以省愆兮懼余身之

未救也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愆默無爲以  
凝志兮與仁義乎消搖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  
遠以劬勞系曰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祇懷憂  
願得遠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超踰騰躍絕世  
俗飄颻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希拍舟悄悄吝  
不飛松喬高時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攜回志竭來  
從玄謀獲我所求夫何思

悲憤詩第十九

晁氏曰悲憤詩者漢中郎蔡邕女珍之所作也珍嫁爲衛仲道  
妻遭亂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者十二年爲生二子  
曹操素善邕痛其無後以金璧重賂贖之而重歸於董祀珍自  
傷失節而不能忘其二子爲作此辭

嗟薄枯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略兮入西

關歷險阻兮之羌蠻山谷眇兮路曼曼眷東顧兮但  
悲歎寘當寢兮不能安飢當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  
皆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活兮無形顏惟彼方  
兮遠陽精陰氣凝兮雪夏零沙漠墜兮塵寘寘有草  
木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堯離兮狀窈停歲  
聿暮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  
登朝殿兮臨廣庭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泠  
泠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鴈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  
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凶憤盈欲舒氣兮  
恐彼驚含哀咽兮涕沾頸家既迎兮當歸寘臨長路  
兮捐所生兒呼母兮噓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



我兮走瑩瑩頓復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  
怛絕兮死復生

胡笳第二十

胡笳者蔡琰之所作也東漢文士有意於騷者  
多矣不錄而獨取此者以爲雖不規規於楚語  
而其哀怨發中不能自己之言要爲賢於不病  
而伸吟者也范史乃棄不錄而獨載其悲憤二  
詩二詩詞意淺促非此詞比眉山蘇公已辯其  
妄矣蔚宗文下固有不謦歸來子祖屈而宗蘇  
亦未聞此何邪琰失身胡虜不能死義固無可  
言然猶能知其可耻則與揚雄反騷之意又有

聞矣今錄此詞非恕珍也亦以甚雄之惡云爾  
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漢祚衰天不仁兮降亂  
離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時干戈日尋兮道路危民卒  
流亡兮共哀悲煙塵蔽野兮胡虜盛志意乖兮義節  
虧對殊俗兮非我宜遭惡辱兮當告誰笳一會兮琴  
一拍心憤怨兮無人知

戎羯逼我兮爲室家將我行兮向天涯雲山萬重兮  
歸路遐疾風千里兮風揚沙人多暴猛兮如虺蛇控  
弦被甲兮爲驕奢兩拍張絃兮絃欲絕志摧心折兮  
自悲嗟

越漢國兮入胡城亡家失身兮不如無生羶裘爲裳

兮骨肉震驚羯羶爲味兮枉過我情鞞鼓喧兮從夜  
達明胡風浩浩兮暗塞營傷今感昔兮三拍成銜悲  
畜恨兮何時平

無日無夜兮不思我鄉土稟氣含生兮莫過我最苦  
天災國亂兮人無主唯我薄命兮沒戎虜殊俗心異  
兮身難處嗜慾不同兮誰可與語尋思涉歷兮多艱  
阻四拍成兮益悽楚

鴈南征兮欲寄邊聲鴈北歸兮爲得漢音鴈飛高兮  
邈難尋空斷腸兮思悵悵攢眉向月兮撫雅琴五拍  
泠泠兮意彌深

冰霜凜凜兮身苦寒飢對肉酪兮不能食夜聞隴水



兮聲嗚咽朝見長城兮路杳漫追思往日兮行李難  
六拍悲來兮欲罷彈

日暮風悲兮邊聲四起不知愁心兮說向誰是原野  
蕭條兮烽戍萬里俗賤老弱兮少壯爲美逐有水草  
兮安家葺壘牛羊滿野兮聚如蜂蟻草盡水竭兮羊  
馬皆徙七拍流恨兮惡居於此

爲天有眼兮何不見我獨漂流爲神有靈兮何事覩  
我天南海北頭我不負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負  
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製茲八拍兮擬俳優何知曲  
成兮心轉愁

天無涯兮地無邊我心愁兮亦復然人生倏忽兮如

白駒之過隙然不得歡樂兮當我之盛年怨兮欲問  
天天蒼蒼兮上無緣舉頭仰望兮空雲煙九拍懷情  
兮誰與傳

城南烽火不曾滅疆場征戰何時歇殺氣朝朝衝塞  
門胡風夜夜吹邊月故鄉隔兮音塵絕哭無聲兮氣  
將咽一生辛苦兮緣別離十拍悲深兮淚成血

我非貪生而惡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生仍冀得兮  
歸桑梓死當埋骨兮長已矣日居月諸兮在戎壘胡  
人寵我兮有二子鞠之育之兮不羞耻閔之念之兮  
生長邊鄙十有一拍兮因茲起哀響纏綿兮徹心髓  
東風應律兮暖氣多知是漢家天子兮布陽和羌胡

蹈舞兮共謳歌兩國交懽兮罷兵戈忽遇漢使兮稱  
近詔遣千金兮贖妾身喜得生還兮逢聖君嗟別稚  
子兮會無因十有二拍兮哀樂均去住兩情兮誰具陳  
不謂殘生兮却得旋歸撫抱胡兒兮泣下沾衣漢使  
迎我兮四牡駉駉號失聲兮誰得知與我生死兮逢  
此時愁爲子兮日無光輝焉得羽翼兮將汝歸一步  
一遠兮足難移魂消影絕兮恩愛遺十有三拍兮絃

急調悲肝腸攪刺兮人莫我知

身歸國兮兒莫知隨心懸懸兮長如飢四時萬物兮  
有盛衰唯我愁苦兮不暫移山高地闊兮見汝無期  
更深夜闌兮夢汝來斯夢中執手兮一喜一悲覺後



痛吾心兮無休歇時十有四拍兮涕淚交垂河水東  
流兮心是思

十五拍兮節調促氣填膈兮誰識曲處穹廬兮偶殊  
俗願得歸來兮天從欲再還漢國兮歡心足心有懷  
兮愁轉深日月無私兮曾不照臨子母分離兮意難  
任同天隔越兮如商參生死不相知兮何處尋

十六拍兮思茫茫我與兒兮各一方日東月西兮徒  
相望不得相隨兮空斷腸對萱草兮憂不忘彈鳴琴  
兮情何傷今別子兮歸故鄉舊怨平兮新怨長泣血  
仰頭兮訴蒼蒼胡爲生我兮獨罹此殃

十七拍兮心鼻酸關山阻脩兮行路難去時懷土兮

心無緒來時別兒兮思漫漫塞上黃蒿兮枝枯葉乾  
沙場白骨兮刀痕箭瘢風霜凜凜兮春夏寒人馬飢  
飢兮筋力單豈知重得兮入長安歎息欲絕兮淚闌  
干  
胡笳本自出胡中緣琴翻出音律同十八拍兮曲雖  
終響有餘兮思無窮是知絲竹微妙兮均造化之功  
哀樂各隨人心兮有變則通胡與漢兮異域殊風天  
與地隔兮子西母東苦我怨氣兮浩於長空六合雖  
廣兮受之應不容

楚辭後語卷第三

楚辭後語卷第四

登樓賦第二十一

登樓賦者魏侍中王粲之所作也歸來子曰粲詩有古風登樓之作去楚詞遠又不及漢然猶過曹植潘岳陸機愁詠閑居懷舊衆作蓋魏之賦極此矣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覩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臯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上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紂濁而遷折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



歸兮孰憂思之可任馮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  
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透迤以脩迥  
兮川既漾而濟深悲舊鄉之擁隔兮涕橫墜而弗禁  
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鐘儀幽而楚奏兮  
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惟  
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平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  
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漆之莫食步  
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竝興兮天  
慘慘其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  
閒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  
怛而慙惻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匈臆夜參半

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歸去來辭第二十二

歸去來辭者晉處士陶潛淵明之所作也潛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嘗爲彭澤令督郵行縣且至吏白當束帶見之潛歎曰吾安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耶即日解印綬去作此詞以見志後以劉裕將移晉祚恥事二姓遂不復仕宋文帝時特徵不至卒謚靖節徵士歐陽公言兩晉無文章幸獨有此篇耳然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其尤怨切蹙之病云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旣自以心爲形役奚惆

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塗其  
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  
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  
童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  
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  
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  
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  
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  
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  
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  
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



而經亡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  
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能復幾時曷不  
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  
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  
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鳴臯歌第二十三

鳴臯歌者唐翰林供奉李白之所作也白天才  
絕出尤長於詩而賦不能及魏晉獨此篇近楚  
辭然歸來子猶以爲白才自逸蕩故或離而去  
之者亦爲知言云

若有人兮思鳴臯阻積雪兮心煩勞洪河凌兢不可

以徑度冰龍鱗兮難容舳艫仙山之峻極兮聞天籟  
之嘈嘈霜崖縞皓以合沓兮若長風扇海湧滄溟之  
波濤玄猿綠巖絳談崑岷危柯振石駭膽慄鬼羣呼  
而相號峯崢嶸以路絕挂星辰於巖壑送君之歸兮  
動鳴臯之新作交鼓吹兮彈絲觴清泠之池閣君不  
行兮何待若返顧之黃鶴掃梁園之羣英振大雅於  
東洛市征軒兮歷阻折尋幽居兮越巘嶠盤白石兮  
坐素月琴松風兮寂萬壑望不見兮心氤氳羅冥冥  
兮霰紛紛水橫洞以下淥波小聲而上聞虎嘯谷而  
生風龍藏谿而吐雲寡鶴清唳飢鼯嘖呻塊獨處此  
幽默兮愀空山而愁人雞聚族以爭食鳳孤飛而無

鄰蠅蜓嘲龍魚目混珍嫫母衣錦西施負薪若使巢  
由桎梏於軒冕兮亦奚異乎夔龍整躄於風塵哭何  
苦而救楚笑何誇而却秦吾誠不能學二子沽名矯  
節以耀世兮固將棄天地而遺身白鷗兮飛來長與  
君兮相親

引極第二十四

引極者唐容管經略使元結之所作也歸來子  
曰結性耿介有憂道閔俗之意天寶之亂或仕  
或隱自謂與世聱牙故其見於文字者亦冲澹  
而隱約譬古鍾磬不諧於里耳而詞義幽眇玩  
之翛然若有塵外之趣云



天曠漭兮香泱泱氣浩浩兮色蒼蒼上何有兮人不  
測積清寥兮成元極被元極兮靈且異思一見兮貌難致思  
不從兮空自傷心怪勞兮意惶懷思假翼兮鸞皇乘  
長風兮上徂揖元極兮本深寶餐至和兮永終日

山中人第二十五

山中人者唐尚書右丞王維之所作也維以詩  
名開元間遭祿山亂陷賊中不能死事平復幸  
不誅其人既不足言詞雖清雅亦萎弱少氣骨  
獨此篇與望終南迎送神為勝云

山寂寂兮無人又蒼蒼兮多木羣龍兮滿朝君何為  
兮空谷文寡和兮思深道難知兮行獨悅石上兮流

泉與松間兮草屋入雲中兮養雞上山頭兮抱犢神  
與棗兮如瓜虎賣杏兮收穀媿不才兮妨賢嫌既老  
兮貪祿誓解印兮相從何詹尹兮可卜

山中人兮欲歸雲冥冥兮雨霏霏水驚波兮翠管靡  
白鷺忽兮翻飛君不可兮褰衣山萬重兮一雲混天  
地兮不分樹掩曖兮氛氳遠不見兮空聞忽山西兮  
夕陽見東臯兮遠村平蕪綠兮千里眇惆悵兮思君

望終南第二十六

望終南者王維之所作也

晚下兮紫微悵塵事兮多違駐駟馬兮雙樹望青山  
兮不歸

魚山迎送神曲第二十七

魚山迎送神曲者王維之所作也

坎坎擊鼓魚山之下吹洞簫望極浦女巫進紛屢舞  
陳瑤席湛清醑風淒淒兮夜雨神之來兮不來使我  
心兮苦復苦紛進拜兮堂前日眷眷兮瓊筵來不語  
兮意不傳作暮雨兮愁空山悲急管思繁絃靈之駕  
兮儼欲旋倏雲收兮雨歇山青青兮水潺潺

日晚歌第二十八

日晚歌者唐著作郎顧況之所作也況詩有集  
然皆不及其見於韋應物詩集者之勝歸來子  
錄其楚語三章以爲可與王維相上下予讀之



信然然其朝上清者有曰和為舟兮靈為馬因  
乘之觴于瑤池之上兮三光羅列而在下則意  
非維所能及然他語殊不近故不得取而獨采  
此篇亦以為氣雖淺短而意若差健云

日窅窅兮下山望佳人兮不還花落兮屋上草生兮  
階間日日兮春風芳菲兮欲歇老不可兮更少君胡  
為兮輕別

### 復志賦第二十九

晁氏曰復志賦者唐文公韓愈之所作也其自叙云愈從隴西公平沐州其明年七月有負薪之疾退休于居作復志賦以唐書考之隴西公蓋董晉也漢仲舒之後自廣川徙隴西云初貞元十一年宣武李萬榮死李廼作亂鄧惟恭縛廼以歸朝廷伏誅德宗詔晉節度宣武軍始奏愈觀察推官晉受命不召兵直造汴惟恭謀亂晉竟之械送京

師軍廼安愈叙稱明年則貞元十一年也蓋愈自傷  
幼李既壯而弗獲思復其志以晉知已欲去未可云

居悒悒之無解兮獨長思而求歎豈朝食之不飽兮  
盛冬裘之不完昔余之既有知兮誠坎軻而艱難當  
歲行之未復兮從拍氏以南遷凌大江之驚波兮過  
洞庭之漫漫至曲江而乃息兮逾南紀之連山嗟日  
月其幾何兮攜孤嫠而北旋值中原之有事兮將就  
食於江之南始專專於講習兮非古訓爲無所用其  
心偷前脩之逸迹兮超孤舉而幽尋旣識路又疾驅  
兮孰知余力之不任考古人之所佩兮閱時俗之所  
服忽忘身之不肖兮謂青紫其可拾自知者爲明兮  
故吾之所以爲惑擇吉日余西征兮亦旣造夫京師

君之門不可逕而入兮遂從試於有司惟名利之都  
府兮羌衆人之所馳競乘時而附勢兮紛變化其難  
推全純愚以靖颺兮將與彼而異宜欲奔走以及事  
兮顧初心而自非朝騁驚乎書林兮夕翱翔乎藝苑  
諒却步以圖前兮不浸近而逾遠哀白日之不與吾  
謀兮至今十年其猶初豈不登名於一科兮曾不補  
其遺餘進既不獲其志願兮退將遁而窮居排國門  
而東出兮慨余行之舒舒時憑高以廻顧兮涕泣下  
之交如矣洛師而悵望兮聊浮遊以躊躇假大龜以  
視兆兮求幽貞之所廬甘潛伏以老死兮不顯著其  
名譽非夫子之洵美兮吾何爲乎浚之都小人之懷



惠兮猶知獻其至愚固余異於牛馬兮寧止乎飲水  
而求芻伏門下之默默兮竟歲年以康娛時乘間以  
獲進兮顏垂歡而愉愉仰盛德以安窮兮又何忠之  
能輸昔余之約吾心兮誰無施而有獲嫉貪佞之誇  
濁兮曰吾其既勞而後食懲此志之不脩兮愛此言  
之不可忘情怛悵以自失兮心無歸之茫茫苟不內  
得其如斯兮孰與不食而高翔抱關之阨陋兮有肆  
志之揚揚伊尹之樂於畎畝兮焉富貴之能當恐誓  
言之不固兮斯自訟以成章往者不可復兮冀來今  
之可望

閔已賦第三十

晁氏曰閔已賦者韓愈之所作也愈去汴州依武寧張建封辟府推官以鱣直稱後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時貞元十八年也憲宗即位始召為國子博士稍遷我方貞外郎坐論柳澗事復為博士愈才高數黜官頗自傷其不遇故此賦云就水草以休息兮恒未安而既危君子有失其所兮小人有得其時蓋思古人靜侯之義以自堅其志終之於無悶云

余悲不及古之人兮伊時勢而則然獨閔閔其曷已  
兮憑文章以自宣昔顏氏之庶幾兮在隱約而平寬  
固哲人之細事兮夫子乃嗟嘆其賢惡飲食乎陋巷  
兮亦足以頤神而保年有至聖而為之依歸兮又何  
不自得於艱難曰余昏昏其無類兮望夫人其已還  
行舟楫而不識四方兮涉大冰之漫漫動祖先之所  
貽兮勉汲汲於前脩之言雖舉足以蹈道兮哀與我

者為誰眾皆捨而已用兮忽自感其是非下土茫茫  
其廣大兮余壹不知其可懷就水草以休息兮恒未  
安而既危以拳拳其何故兮亦天命之本宜惟否泰  
之相極兮咸一得而二違君子有失其所兮小人有  
得其時聊固守以靜俟兮誠不及古之人兮其焉悲

別知賦第三十一

晁氏曰別知賦者韓愈之所作也愈論宮市貶陽山之明年則歲癸未也時揚儀之為湖南支使以使來愈愛儀之以謂智足以造謀才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又修之以詩書六藝之孝宜其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以此宣州李博崔羣羣賓主謂非已以為邑長於斯而媚夫人者此以送揚歸湖南序考之愈自謂知儀之故於其別為此賦不知與閱已孰先後而復志閱已愈自道也故以先別知

余取友於天下將歲行之兩周下何深之不即上何



高之不求紛擾擾其既多咸喜能而好修寧安顯而  
獨裕顧阨窮而共愁惟知心之難得斯百一而爲收  
歲癸未而遷逐侶蟲蛇於海陬遇夫人之來使闢公  
館而羅羞索微言於亂志發孤笑於群憂物何深而  
不鏡理何隱而不抽始參差以異序卒爛漫而同流  
何此歡之不可恃遂駕馬而迴輶山礧礧其相軋樹  
翦翦其相摻雨浪浪其不止雲浩浩其常浮知來者  
之不可以數哀去此而無由倚郭郭而掩涕空盡日  
以遲留

訟風伯第三十二

晁氏曰訟風伯者韓愈之所作也旱以諭時澤不下流風  
以此小人實爲此厲雲以媿君子欲施而不可得以夫爲

此厲者間之也此楚辭也而近詩  
投畀有昊之義故繫之於此云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  
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雨瀟瀟兮將墜風伯  
怒兮雲不得止暘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閱其光兮不  
鬪其神嗟風伯兮其獨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  
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  
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醜之氣將交兮吹  
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嗟爾風  
伯欲逃其罪其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今我  
上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  
誰汝傷

弔田橫文第三十二

晁氏曰弔田橫文者韓愈之所作也愈有大志不為世知故行經橫墓感其義高能得士而取酒祭橫為文以弔之有傷時思古慨然有不可復見之意然田橫安足道哉故其言曰非今世之所希孰為使余歎歎而不可禁也又唐宰相如董晉亦未足言而晉為汴州纔奏愈從事愈終始感遇語稱隴西公而不姓後從裴度亦自謂度知已然度亦終不引愈共天下事自古以文章擅世名世忌之率不得大柄雖有世名如世不知故愈躊躇發憤太息於區區之橫以謂夫苟如橫之好士天下將有賢於五百人者至焉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歎歎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鏗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



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  
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跼  
陳辭而薦酒魂髮髯髯而來享

### 享羅池第三十四

晁氏曰享羅池者韓愈之所作也愈善柳宗元宗元為柳  
州刺史且死語其所常與遊者曰吾謫於此與若等相好  
也明年吾當死死而為神若等祠我如期而歿為羅池神  
且能動於靈響愈傷宗元為銘以實其事自唐史臣非之  
夫神不可知孔子歿不語鮪然此非  
銘羅池神之文也愈弔宗元之文也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舩兮兩旗度  
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  
廟慰我民兮不嘖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  
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援吟兮秋鶴

與飛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  
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  
杭徐充羨兮虵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  
兮欽于世世

### 琴操第三十五

晁氏曰琴操者韓愈之所作也愈博學羣書奇辭奧旨如  
取諸室中物以其所涉博故能約而為此也夫孔子於三  
百篇皆弦歌之操亦弦歌之辭也其取與幽眇怨而不言  
最近離騷離騷本古詩之衍者至漢而衍極故離騷琴操  
與詩賦同出而異名蓋衍復於約者約故去古不遠然則  
後之欲為離騷者惟約猶近之十操取其四以近楚辭其  
刪六首  
者詩也

將歸操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

秋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

石齧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  
尤歸兮歸兮無與石鬪兮無應龍求

龜山操孔子以季柏子受齊女樂諫不從望龜山  
而作

龜之氣兮不能雲雨龜之枿兮不中梁柱龜之大兮  
祇以奄魯知將隳兮哀莫余伍周公有思兮嗟余歸  
輔

拘幽操文王姜里作

目窈窈兮其凝其盲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日出  
兮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兮爲死爲生嗚呼臣罪  
當誅兮天王聖明



殘形操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作

有獸維狸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吉凶  
何爲兮覺坐而思巫咸上天兮識者其誰

楚辭後語卷第四

不... 未... 未... 未...

致... 四... 相... 受... 齊... 詩... 不... 飲... 龜... 山...

而作

之... 方... 不... 備... 雨... 之... 積... 方... 不... 中... 梁... 柱... 之... 天... 人... 若...

以... 有... 知... 知... 方... 宜... 其... 余... 伍... 周... 公... 有... 思... 古... 矣... 余... 歸...

冊

附... 必... 攝... 文... 王... 姜... 里... 作...

而... 為... 實... 坐... 而... 思... 至... 海... 上... 天... 子... 之... 海... 自... 其... 轉... 動... 不... 日... 此...

自... 海... 里... 之... 海... 野... 之... 其... 自... 其... 用... 之... 而... 野... 不... 改... 古... 凶...

其... 野... 不... 見... 其... 自... 野... 不... 見... 其... 自... 野...

楚辭後語卷第五

招海賈文第二十六

晁氏曰招海賈文者唐柳州刺史柳宗元之所作也昔屈原不遇於楚傍徨無所依欲乘雲騎龍遨遊八極以從已志而不可猶惘然念其故國至於將死精神離散四方上下無所不往又有衆鬼虎豹怪物之害故大招其魂而復之也言皆不若楚國之樂者招海賈文雖變其義蓋取諸此也言賈尚不可為而又浮於海大泊齋淪八方易位魚龍神怪其禍不測孰與上黨易野出入无虞而可樂哉上黨亦晉地宗元以謂崎嶇冒利遠而不復不如已故鄉常產之樂亦以諷世之士行險以徼幸不如居易以俟命云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兮  
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墮突滄茫無形兮往來  
遽卒陰陽開闔兮氛霧滂渤若不返兮逝恍惚舟航  
軒昂兮下上飄鼓騰趨嶢嶢兮萬里一覩萃入泓坳



兮視天若畝奔螭出林兮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更  
笑迭怒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爲虜黑  
齒棧齧鱗文肌三角駢列耳離披反斷义牙踔嶽崖  
蛇首猗鬣虎豹皮羣沒互出謹邀嬉臭腥百里霧雨  
彌君不返兮以充飢弱水蓄縮其下不極投之必沉  
負羽無力鯨鯢疑畏淫淫嶷嶷君不返兮卒自賊怪  
石森立涵重淵高下迥置滔危顛崩濤搜䟽剡戈鋌  
君不返兮若沉顛其外大泊浮齋淪終古迴薄旋天  
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海流  
不屬泯泯超忽紛盪沃殆而一跌兮沸入湯谷舳艫  
霏解梢若木君不返兮魂焉薄海若壺負號風雷巨

齧頷首上山頽猖狂震虢翻九垓君不返兮糜以摧  
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愁苦而以  
忘其歸上黨易野恬以舒蹈蹂厚土堅無虞岐路昧  
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鍾  
擊鮮恣歡娛君不返兮欲誰須膠鬲得聖捐鹽魚范  
子去相安陶朱呂氏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登謀謨  
煮鹽大冶九鄉居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爭下  
車逍遙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謚爲愚咨海賈兮賈  
尚不可爲而又海是圖死爲險魄兮生爲貪夫亦獨  
何樂哉歸來兮寧君軀

懲咎賦第三十七

晁氏曰懲咎賦者柳宗元之所作也貞元十九年宗元為監察御史襄行時年三十三矣王叔文韋執誼用事之二人奇其才引納禁中與計議擢禮部員外郎欲大用之俄而叔文敗宗元與劉禹錫等七人俱貶而宗元為永州司馬元和十年乃徙柳州刺史以卒初宗元竄斥崎嶇蠻瘴間堙坳感鬱一寓於文為離騷數十篇懲咎者悔志也其言曰苟餘齒之有懲焉蹈前烈而不頹後之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讀而悲之

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汗以閔世  
兮固前志之為尤始余學而觀古兮怪今昔之異謀  
惟聰明為可考兮追駿步而遐游潔誠之既信直兮  
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縻兮邀堯舜與之為師  
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駁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兮  
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  
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



偕行萬類芸芸兮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  
登能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訐  
謨以植內兮欣余志之有獲再徵信乎策書兮謂炯  
然而不惑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  
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爲服讒妬構而不戒兮猶斷  
斷於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勢危疑  
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已兮惜乖期  
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兮衆呀然而互嚇進與退吾  
無歸兮甘脂潤乎鼎鑊幸皇鑒之明宥兮纍郡印而  
南適惟罪大而寵厚兮宜夫重仍乎禍謫旣明懼乎  
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惶惶乎夜寤而晝駭兮類麀

靡之不息凌洞庭之洋洋兮泝湘流之法法飄風擊  
以揚波兮舟摧抑而廻遭日霾曠以昧幽兮黜雲涌  
而上屯暮屑窳以淫雨兮聽嗷嗷之哀後衆鳥萃而  
啾號兮沸洲渚以連山漂遙逐其詎止兮逝莫屬余  
之形魂攢縈奔以紆委兮束洶湧之崩湍畔尺進而  
尋退兮盪洄汨乎淪漣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纍焚以  
縈纏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而降  
酷兮不亟死而生爲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貿貿而自  
持將沈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  
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兮退伏匿又不果  
爲孤囚以終世兮長拘攣而輒軻曩余志之脩騫兮

今何爲此戾也夫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  
將顯身以直遂兮衆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  
固羣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撓兮行九折之峩峩却  
驚棹以橫江兮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  
形軀之旣多苟餘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頗死蠻  
夷固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爲偶兮諒天  
命之謂何

### 閔生賦第三十八

晁氏曰閔生賦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宗元雅善蕭悅在江嶺間貽書言情云宗元與罪人交十年官以是進辱

在附會今天子定邪正海內皆欣之怡愉而僕與四五

子者淪陷如此豈非命欤然居治平終身爲頑人之類

猶有少取未能盡忘此蓋以叔文輩爲罪人頑人謂已

取辱雖在困事當云爾者然悔厲極矣其曰閔吾生之



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蓋自  
以生之不幸喪志而爲此云

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氣沈鬱以杳眇兮  
涕浪浪而常流膏液竭而枯居兮魄離散而遠遊言  
不信而莫余白兮雖遑遑欲焉求合喙而隱志兮幽  
默以待盡爲與世而斥繆兮固離披以顛隕騏驥之  
棄辱兮駑駘以爲騁玄虬蹶泥兮畏避鼃鼃行不容  
之崢嶸兮質魁壘而無所隱鱗介槁以橫陸兮鷓鴣  
羣而厲吻心沈抑以不舒兮形低摧而自愍肆余目  
於湘流兮望九疑之垠垠波滢溢以不返兮蒼梧鬱  
其蜚雲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僞真屈子之悵  
微兮抗危辭以赴淵古固有此極憤兮矧吾生之藐

艱列往則以考己兮指斗極以自陳登高品而企踵  
兮瞻故邦之殷麟山水浩以蔽虧兮路翦勃以揚氛  
空廬頽而不理兮翳亡木之榛榛塊窮老以淪放兮  
匪臙魅吾誰鄰仲尼之不惑兮有垂訓之暮言孟軻  
四十乃始持心兮猶希勇乎黜賁顧余質愚而齒減  
兮宜觸禍以貼身知徙善而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  
人噫禹績之勤備兮曾莫理夫茲川殷周之廓大兮  
南不盡夫衡山余囚楚越之交極兮邈離絕乎中原  
壤汗潦以墳沕兮蒸沸熱而怕昏戲鳧鶴乎中庭兮  
兼葭生於堂筵雄虺蓄形於木杪兮短狐伺景於深  
淵仰矜危而俯慄兮弭日夜之拳孳慮吾生之莫保

兮忝代德之元醇孰眇軀之敢愛兮竊有繼乎古先  
明神之不欺余兮庶激烈而有聞冀後害之無辱兮  
匪徒蓋乎曩愆

### 夢歸賦第三十九

晁氏曰夢歸賦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宗元既敗悔其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久幽不還復貽其所知許孟容書其略云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墳墓不掃宅二易主恐一日死曠墜先緒意託孟容以少北者故作夢歸賦初言覽故都喬木而悲中言仲尼欲居九夷老子適戎以自釋未云首上鳴號示終不忘其舊當世憐之然眾畏其才高竟廢不復云

罹擯斥以窘束兮余惟夢之爲歸精氣注以凝沍兮  
循舊鄉而顧懷夕余寐于荒陬兮心慊慊而莫違質  
舒解以自恣兮息惛翳而愈微歛騰踴而上浮兮俄



混濇之無依圓方混而不形兮顛純白之霏霏上茫  
茫而無星辰兮下不見夫水陸若有鉢余以往路兮  
馭擬擬以回復浮雲縱以直度兮云濟余乎西北風  
纏纏以驚耳兮類行舟迅而不息洞然於以瀰漫兮  
虹蜺羅列而傾側橫衝颯以盪擊兮忽中斷而迷惑  
靈幽漠以澗汨兮進悒悒而不得白日邈其中出兮  
陰霾披離以泮釋施岳瀆以定位兮牙參差之白黑  
崩騰上下以恟惶兮聊按衍而自抑指故都以委墜  
兮瞰鄉閭以脩直原田蕪穢兮崢嶸榛棘喬木摧解  
兮垣廬不飾山嶮嶮以崑立兮水汨汨以漂激魂恍  
恍若有亡兮涕浪浪以隕軼類曠黃之黥漠兮欲周

流而無所極紛若喜而佻儼兮心迴牙以壅塞鍾鼓  
嗶以戒旦兮陶去幽而開寤曾尉蒙其復體兮孰云  
桎梏之不固精誠之不可再兮余無蹈夫歸路偉仲  
尼之聖德兮謂九夷之可居惟道大而無所入兮猶  
流游乎曠野老聃遁而適戎兮指溟茫以縱步蒙莊  
之恢怪兮寓大鵬之遠去苟遠適之若茲兮胡爲故  
國之爲慕首止之仁類兮斯君子之所譽鳥獸之鳴  
號兮有動心而曲顧膠余哀之莫能捨兮雖析而  
不悟列茲夢以往復兮極明昏而告愬

弔屈原文第四十

晁氏曰弔屈原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原沒賈誼過湘  
初爲賦以弔原至楊雄亦爲文而頗反其辭自嶧山投

諸江以弔之誼敗原忠逢時不祥以比鸞鳳周鼎之窟鼠  
棄雄則以義責原何必沉身二人者不同亦各從志也  
乃宗元得罪与昔人離謫去国者異太史公所謂虞卿  
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世者故補之論宗元之  
弔原始困而知  
悔者其辭慙矣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  
擘蘅若以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明先  
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  
蟲薦壤兮進御羔腹牝雞咿嚶兮孤雄東味哇咬環  
觀兮蒙耳大呂董喙以爲羞兮焚棄稷黍犴獄之不  
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棖折火  
烈兮娼娼笑語讒巧之嘒嘒兮惑以爲咸池便媚鞠  
而兮美愈西施謂謨言之怪誣兮反寘瑱而遠違匿



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爲何先生之凜凜兮  
厲鍼石而從之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下  
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  
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  
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  
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  
義矧先生之悃幅兮滔大故而不貳沉璜瘞珮兮孰  
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先生之貌不可  
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  
眶呵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雷電  
兮苟爲是之荒茫耀姱辭之曠朗兮世果以是之爲

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  
兮後之人又何望忠誠之既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  
芊爲屈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爲仕兮  
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  
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之不可  
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弔萇引文第四十一

晁氏曰弔萇引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萇引字叔周靈  
王之賢臣爲刘文公之屬大夫敬王十年刘文公与引  
欲城成周使告于晉魏獻子蒞政悅萇引而与之合諸  
侯于狄泉衛彪溪曰萇引其不歿乎周詩有之曰天之  
所壞不可支也及范中行難周人殺萇引莊周二公萇  
引肥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蓋語其忠誠然也宗元哀  
死故弔云

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爲侯威強  
逆制兮鬱命轉幽疹蠱膠密兮肝膽化仇姦權蒙貨  
兮忠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  
潰溢兮橫軀以抑高高坼兮舉手排直壓溺之不  
慮兮堅剛以爲式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  
夫之炳烈兮王不寤夫讒賊卒施快於剽狡兮恒就  
制乎強國松柏之斬刈兮翁苒欣植盜驪折足兮罷  
駑抗臆鷙鳥之高翔兮孽孤惴而不食竊畏忌以羣  
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  
難矧接羸以威傲兮茲固蹈殆而違安殺身之匪予  
戚兮閔宗周之不完豈成城以夸功兮哀清朝之將



殘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爲謾姑舍道以從世  
兮焉用夫考古以登賢指白日以致憤兮率顏幽而  
不列版上帝以飛精兮黜寥廓而殄絕竭馮雲以抃  
愬兮終冥冥以鬱結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  
忽心涸涸其不化兮形凝冰而自慄圖始而慮末兮  
非大夫之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  
進兮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與爲友  
比干之以仁類兮緬遼絕以不羣伯夷殉潔以莫怨  
兮孰克軌其遺塵苟端誠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  
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  
與嗚呼哀哉兮敬吊忠甫

弔樂毅第四十二

晁氏曰弔樂毅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樂毅其先曰樂羊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廼先禮郭隗而毅往委質焉以為上將軍下齊七十餘城田單間之毅畏誅遂西降趙以書遺燕惠王曰臣聞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宗元傷毅之有功而不見知而以讒廢也故弔云

大厦之蹙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乘者棄之嗚呼  
夫子兮不幸類之尚何為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  
畏死疾走兮狂顧徬徨燕復為齊兮東海洋洋嗟夫  
子之專直兮不慮後而為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  
滯以流亡惜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  
之不能兮無以惡是之遑遑仁夫對趙之悃款兮誠

不忍其故邦君子之容與兮彌億載而愈光諒遭時  
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長跼陳辭以隕涕兮仰視天  
之茫茫苟偷世之謂何兮言余心之不臧

### 乞巧文第四十三

鼎氏曰乞巧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傳曰周鼎鑄倕而  
使吃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故子貢教抱甕  
者為拮擗用力少而見功多而抱甕者羞之夫鳩不能  
巢拙莫比焉而屈原乃曰雄鳩之鳴逝兮吾猶惡其佻  
巧原誠傷世澆偽固拙拙以為巧意昔之不然者今皆  
然矣甚之也柳宗元之作雖亦閔時奔驚要歸諸厚然  
宗元愧拙矣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饗餼馨香蔬果交羅挿  
竹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  
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



與之巧驅去蹇拙手自開利組紆縫製將無滯於心  
焉爲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  
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偃俛  
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  
巧于天輶輶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  
臨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  
獨得貞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儻于神夫于漢  
之濱兩旗開張中星曜芒靈氣翕歛茲辰之良幸而  
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  
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  
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殼龜龜

螺蚌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仿佯爲狂局束  
爲諂吁吁爲詐坦坦爲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  
獲笑顛倒逢嘻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  
抵巇中心甚憎爲彼所竒忍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  
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不惕疑貶名絕命不負  
所知抃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稽  
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慙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  
叢已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臣到  
百步喉喘顛汗睚眦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  
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  
右昂鬪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

如一是一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  
於臣怕使玷黜沓沓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怒默測  
憎憐搖脣一發徑中心原膠加鉗夾誓死無遷探心  
扼膽踊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暗抑  
銜冤擘眦流血一辭莫宣胡爲賦授有此竒偏眩耀  
爲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吟哢飛走駢四儷六錦心  
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  
臣心使甘老醜器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  
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弊帚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眉曠  
頰蹙喙唾曾歐大赧而歸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  
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



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技去訥  
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  
妍突梯卷鬢爲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彼獨何  
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  
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囊朱裳手持絳節而來告曰  
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  
嫉彼不爲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爲之而誑我爲  
汝唯知恥諛貌淫詞靈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  
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爲大失不汗卑  
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  
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

誰惕

憎王孫文第四十四

晁氏曰憎王孫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離騷以虬龍  
鸞鳳託君子以惡禽臭物指讒佞而宗元放之焉

湘水之泚泚兮其上羣山胡茲鬱而彼瘁兮善惡異  
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援環行遂植兮止暴殘王  
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跟叫囂兮衝  
日宣斷外以敗物兮內以爭羣排鬪善類兮譁駭披  
紛盜取民食兮私已不分充噍果腹兮驕傲驩欣嘉  
華美木兮碩而繁羣披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  
更怒喧居民獸苦兮號穹臯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  
靈兮胡獨不聞援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游兮惟德

是做廉來同兮聖囚禹稷合兮凶誅羣小遂兮君子  
違大人聚兮孽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泰旣兆其  
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  
憎噫山之靈兮胡逆而居

楚辭後語卷第五





楚辭後語卷第六

幽懷賦第四十五

晁氏曰幽懷賦者唐山南節度使李翱之所作也翱從  
 韓愈為文章見推當時性鯁直議論不能下人仕不得  
 志鬱鬱無所發面斥宰相李逢吉坐此不振故翱自叙  
 云其交有相歎者賦幽懷以荅之昔歐陽文忠公嘗云  
 始余讀翱復性書曰此特中庸之義疏耳不作可焉意  
 翱特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耳最後讀幽懷賦云眾  
 器囂而雜處兮成歎老以嗟早視余心之不然兮慮行  
 道之猶非乃始太息至薄韓愈不及翱賦以謂不過羨  
 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耳又云翱怪神堯以一旅  
 取天下而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為憂曰嗚呼  
 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早之心為翱所憂之心  
 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其重若是故附見於此

眾囂囂而雜處兮成嗟老而羞卑視予心之不然兮

慮行道之猶非儻中懷之自得兮終老死其何悲昔

孔門之多賢兮惟回也為庶幾超羣情以獨去兮指

聖域惟高追固簞食與瓢飲兮宜服輕而駕肥望若  
人其何如兮慙吾德之纖微躬不田而飽食兮妻不  
織而豐衣援聖賢而比度兮何僥倖之能希念所懷  
之未展兮非悼已而陳私自祿山之始兵兮歲周甲  
而未夷何神堯之郡縣兮乃家傳而自持稅生人而  
育卒兮列高城以相維何茲世之可久兮宜永念而  
遐思有三苗之逆命兮舞干羽以來之惟刑德之既  
修兮無遠邇而成歸當高祖之初起兮提一旅之羸  
師能順天而用衆兮竟掃寇而戡隋況天子之神明  
兮有烈祖之前規劃弊政而還本兮如反掌之易爲  
苟廟堂之治得兮何下邑之能違哀予生之賤遠兮



包深懷而告誰嗟此誠之不達兮惜此道而無遺獨  
中夜以潛歎兮匪吾憂之所宜

書山石辭第四十六

書山石辭者宋丞相荆國王文公安石之所作  
也公遊舒州山谷書此詞於澗石蓋非李楚言  
者而亦非今人之語也是以談者尚之

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圍欲窮原而不得竟悵  
望以空歸

寄蔡氏女第四十七

寄蔡氏女者王文公之所作也公以文章節行  
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

神宗致位宰相出方仰其有爲庶幾復見二帝  
三王之盛而公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  
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  
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  
崇宣之際而禍亂極矣公又以女妻蔡卞此其  
所予之詞也然其言平淡簡遠翛然有出塵之  
趣視其平生行事心術略無豪髮肖似此夫子  
所以有於予改是之歎也歟晁氏錄其少作兩  
賦而獨遺此蓋不可曉故今特收采而并著其  
本末亦使讀者無疑於宜陵絕命之章云

建業東郭望城西垓千嶂承宇百泉遶甍青遙遙兮

纒屬綠宛宛兮橫逗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蘭馥  
兮衆植竹娟兮常茂柳菁綿兮含姿松偃蹇兮獻秀  
鳥跂兮下上魚跳兮左右顧我兮適我有斑兮伏獸  
感時物兮念汝遲汝歸兮攜幼  
我營兮北渚有懷兮歸女石梁兮以苦蓋綠陰陰兮  
承宇仰有桂兮俯有蘭嗟女歸兮路豈難望超然之  
白雲臨清流而長歎

服胡麻賦第四十八

服胡麻賦者翰林學士眉山蘇公軾之所作也  
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自歐陽文忠公南豐  
曾公鞏與公三人相繼迭起各以其文擅名當



世然皆傑然自爲一代之文於楚人之賦有未  
數數然者獨公自蜀而東道出屈原祠下嘗爲  
之賦以詆揚雄而申原志然亦不專用楚語其  
輯之亂乃曰君子之道不必全兮全身遠害亦  
或然兮嗟子區區獨爲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  
爲賢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是爲有發於原之  
心而其詞氣亦若有冥會者它詞則唯此賦爲  
近於橘頌故錄其篇云

我夢羽人頽而長兮惠而告我藥之良兮喬松千尺  
老不僵兮流膏入土龜蛇藏兮得而食之壽莫量兮  
於此有草衆所嘗兮狀如狗蝨其莖方兮夜炊晝曝

父乃臧兮伏苓爲君此其相兮我興發書若合符兮  
乃淪乃烝甘且腴兮補填骨髓流髮膚兮是身如雲  
我何居兮長生不死道之餘兮神藥如蓬生爾廬兮  
世人不信空自劬兮搜抉異物出怪迂兮槁死空山  
固其所兮至陽赫赫發自坤兮至陰肅肅躋於乾兮  
寂然反照珠在淵兮沃之不滅又不燔兮長虹流電  
光燭天兮嗟此區區何與於其閒兮譬之膏油火之  
所傳而已耶

毀壁第四十九

毀壁者豫章黃太史庭堅之所作也庭堅以能  
詩致大名而尤以楚辭自喜然以其有意於奇

也秦甚故論者以爲不詩若也獨此篇爲其女  
弟而作蓋歸而失愛於其姑死而猶不免於水  
火故其詞極悲哀而不暇於爲作乃爲賢於他

語云

毀壁兮墮珠執手者兮問過愛憎兮萬世一軌居物  
之患兮固常以好爲禍羞桃菊兮飯汝有席兮不嬪  
汝坐歸來兮逍遙采芝英兮禦饑淑善兮清明陽春  
兮玉冰畸於世兮天脫其纓愛賢人兮生冥冥棄汝  
陽侯兮遇汝曾不如生未可以去兮殆其雛嬰衆雛  
羽翼兮故巢傾歸來兮逍遙西江浪波何時平山泐  
泐兮猿鶴同社瀑垂天兮雷霆在下雲月爲晝兮風



雨爲夜得意山川兮不可繪畫寂寞無朋兮去道如  
咫尺彼幽坎兮可謝歸來兮逍遙增膠兮不聊此暇  
疑有誤字

秋風三疊第五十

秋風三疊者原武邢居實之所作也居實恕子  
自少有逸才大爲蘇黃諸公所稱許而不幸蚤  
死其爲此時年未弱冠然味其言神會天出如  
不經意而無一字作令人語同時之士號稱前  
輩名好古學者皆莫能及使天壽之則其所就  
豈可量哉

秋風夕起兮白露爲霜草木憔悴兮竊獨悲此衆芳

明月皎皎兮照空房晝日苦短兮夜未央有美一人  
兮天一方欲往從之兮路渺茫登山無車兮涉水無  
航願言思子兮使我心傷

秋風淅淅兮雲冥冥鷓鴣晝號兮蟋蟀夜鳴歲月徂  
邁兮忽如流星少壯幾時兮老冉冉其相仍展轉反  
側兮從夜達明悵獨處此兮誰適爲情長歌激烈兮  
涕泣交零願言思子兮使我心怦

秋風浩蕩兮天宇高羣山逶迤兮溪谷寂寥登高望  
遠兮不自聊駕言適野兮誰與遊遨空原無人兮四  
顧蕭條猿狖與伍兮麋鹿爲曹浮雲千里兮歸路遠  
遙願言思子兮使我心勞

鞠歌第五十一

鞠歌者橫渠張夫子之所作也自孟子沒而聖學不得其傳至是蓋千有五百年矣夫子蚤從范文正公受中庸之書中歲出入於老佛諸家之說左右采獲十有餘年旣自以爲得之矣晚見二程夫子於京師聞其論說而有警焉於是盡棄異學醇如也嘗見

神宗顧問治道之要即以漸復三代爲對退與宰相議不合因謝病歸著訂頑正蒙等書數萬言間閱古樂府詞病其語卑乃更作此以自見并以寄二程云



鞠歌胡然兮邈余樂之不猶宵耿耿其不寐兮日孜  
孜焉繼余乎厥脩并行惻兮王收曷賈不售兮阻德  
音其幽幽述空文以見志兮庶感通乎來古塞昔爲  
之純英兮又申申其以告鼓弗躍兮麾弗前千五百  
年兮寥哉闊焉謂天實爲兮則吾豈敢嗟審已茲乾乾

擬招第五十二

擬招者京兆藍田呂大臨之所作也大臨受學  
程張之門其爲此詞蓋以寓夫求放心復常性  
之微意非特爲詞賦之流也故附張子之言以  
爲是書之卒章使游藝者知有所歸宿焉

上帝若曰哀我人斯資真道之微肖天之儀神明精粹

降爾德兮予無汝欺視聽食息皆有則兮予何敢私  
顧弱喪以流徙返故居兮謬迷圈豚放馳散無適歸  
蟻慕羊羶聚附弗離予哀若時魂莫予追乃命巫陽  
爲予招之陽拜稽首敢不祗承上帝之耿命退而招  
之以辭辭曰魂乎來歸魂無東大明朝生兮啓羣蒙  
萬物搖蕩兮隱以風遷流正性兮失厥中魂兮來歸  
魂無南離明獨照兮萬物瞻文章煥發兮不可緘夸  
淫侈大兮志弗厭魂兮來歸魂無西日入昧谷兮草  
木萎實落材成兮雖有時志意彫謝兮與物衰魂兮  
來歸魂毋比幽都闇黯兮深蔽塞歸根獨有兮專靜  
默有心獨藏兮吝爲德魂乎來歸魂無上清陽朝徹

兮文惚恍絕類離羣兮入無象杳然高舉兮極驕亢  
魂兮來歸魂毋下素位安行兮以時舍沉濁下流兮  
甘土苴固哉成形兮不知化魂兮來歸反故居盍歸  
休兮復吾初範博厚以爲宮兮戴高明以爲廬植大  
中以爲常產兮蘊至和以爲厨動震雷以鼓昕兮守  
良山以止隅秉離明以爲燭兮御巽風以行車守吾  
坎以禦侮兮開吾兌以進趨資糧械器惟所用兮何  
物之不儲四方上下惟所之兮何適而非塗錐備物  
以致用兮廓吾府而常虛縱奔騫以終日兮燕吾居  
而晏如惟冥惟寂疑有疑無其尊無對其大無餘曷  
自苦兮一方拘魂兮來歸反故居